



WORLD OF WARCRAFT

# 魔獸世界

決戰艾澤拉斯



---

# 輓歌

---

克莉絲蒂·高登



© 2018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於月華之下，仔細傾聽。

於流水之緣，仔細傾聽。

擁抱你愛之人，仔細傾聽

聽將死之人的呼喊，

聽輕拂無聲亡者的風聲，

聽我破碎之心吟唱

是關於世界樹之歌，

是關於其壯麗枝葉中，

所有未了夢想死亡之歌。

第一部：  
象牙塔

萬物生於純淨。  
遠古之樹起於嬌嫩枝芽，  
就連星辰也有稚齡之時。  
伊露恩女神啊，  
請淌下慈愛的眼淚  
為那些曾經屬於  
我們的純真。

---

鏘！

劍鋒相交的聲響如音樂般鏗鏘迴盪。兩名對手向後跳開，繞圈。年紀較長的那位有著月光般的銀色頭髮和鬍子，他佯裝一個假動作，將武器向上一提，然後朝旁揮砍。年紀較輕的那位動作卻非常迅速，靈巧地擋下了這一擊。火花四濺，相交的劍鋒映照日光發出一道耀眼的閃光。

「幹得好。」吉恩·葛雷邁恩悶哼一聲、撲向對手。年輕人再一次擋下。「不過總有一天，你遲早要——」

葛雷邁恩差點來不及舉劍格擋安杜因·烏瑞恩國王的攻擊。

「主動出擊？」安杜因露齒微笑。他使力將武器往前推，從葛雷邁恩的劍上感覺傳來的反作用力。他金黃色的頭髮掉下來落到眼裡，他發覺葛雷邁恩注意到了這一點，苦笑。

吉爾尼斯國王突然撤回力道。陡然失去平衡的安杜因向前一絆。葛雷邁恩把劍舞成劍花，速度快得幾乎讓年輕的國王招架不住，他在最後一刻反轉劍刃以確保他是用鈍面砍上安杜因。安杜因發出咆哮，勉力格擋。他父親的劍，薩拉曼恩，接下了這一記，但震盪的力道把劍彈出他的虎口。薩拉曼恩掉進了暴風要塞花園的草裡。

「在你開口之前，」安杜因說，一邊喘氣一邊彎下腰把劍撿起。「我要先說，作戰的時候我會戴上頭盔。」

「情況理想的話，沒錯。」葛雷邁恩說。他嘴角撇向一邊。他的臉頰同時因用勁和尷尬而發熱，安杜因一點也不讓他有機會得意。「不過現在，」吉恩繼續道，「建議你去理

一下頭髮。作戰時要擔心的事情可多了，最好別再多一個被自己的金髮干擾視野的問題。」

安杜因笑了起來。「不必為我擔心，」他說。「下一次我們比劃，我一定會先把頭髮綁好。」

「你們烏瑞恩一家都愛留長髮。」葛雷邁恩說，搖搖頭。「我從來就無法理解。」

這時一名暴風城守衛過來，俐落地敬了個禮。「陛下，」他說。「間諜大師肖爾回來了，他帶了最新的情報。」

安杜因神情緊繃，他望向葛雷邁恩。聽到馬迪亞斯·肖爾求見，他們兩人立刻嚴肅起來。「緊急嗎？」安杜因問。

「靜待陛下空閒的時候。」守衛回答。

年輕的國王稍微放鬆。「這樣我就放心了，」他說。「先請他用餐，對他說我和葛雷邁恩國王稍後會在地圖室裡接見他。」



吉恩和安杜因換上了乾淨的衣服，聞起來也不像半小時之前滿身汗味，他們邁步走進地圖室，馬迪亞斯·肖爾犀利的雙眼正認真地盯著一張巨大的地圖看。

安杜因幾乎都選在這裡議事。在他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會偷偷跑進來玩那些用來代表兵種單位、補給和武器的刻像。而現在，這整個房間代表了身為國王最沉重的那份責任——作戰策略的擬定。

肖爾在兩人走進來的時候轉過身，微微屈身。

「難得我會在你沒有壞消息要報告的時候見到你。」安杜因打趣地說。

吉恩覺得好笑地哼了一聲，肖爾卻面無表情。「偶爾例外一次的確是不錯。」間諜大師只做了這樣的表示。「陛下，我已經按照您之前的要求在奧格瑪佈滿了我的手下。」

安杜因近期在阿拉希高地與希瓦娜斯的交手中，親眼目睹了希瓦娜斯為了自己能做出多麼卑鄙的行徑，他為此感到既傷心又氣憤。他曾向吉恩和馬迪亞斯說過，雖然他不會主動挑起戰爭，但是他再也不願意相信這名部落的統領了。

*我要她、凋零者、薩魯法爾——不管是誰，只要是在奧格瑪裡面有重要性、有地位——都要不間斷地受到監視。而且我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正在被監視，國王曾這麼說。我要讓他們相信自己就連在酒館裡點一杯酒，也無法不讓聯盟得知那杯酒是什麼顏色。*

肖爾當時挑起了一邊眉毛。這個做法很有意思，當時他這麼說，但是卻沒有提出異議。

現在，安杜因問他，「結果如何？」

「我手下的間諜……樂於接受這種挑戰。」肖爾回答，但語氣暗示著他本人並不樂意。

「有傷亡嗎？」

「顯著低於預期。」

「很好。」安杜因說。「繼續加派人手。」

吉恩同意地點著他長滿白髮的頭。

肖爾則是不贊同地皺起他濃密的眉毛。「要是再加派人手，隨意走在奧格瑪街頭都會不小心撞到十幾個間諜。」

「那就撞吧。」安杜因說。「我想他們應該已經搜集到不少有用的情報？」

「是的。最新的回報指出大酋長希瓦娜斯和薩魯法爾霸王意見相左，而且凋零者還對此感到非常生氣。」

吉恩和安杜因交換眼色。「這對我們來說或許是非常好的消息，」安杜因說。「我父親很敬重瓦洛克·薩魯法爾，我自己也在卡爾洛斯·地獄吼的審判上聽過他的證詞。他的言行向來值得尊敬。或許他和我們一樣，開始明白希瓦娜斯的真面目了。」他在猜想薩魯法爾是否已經聽說希瓦娜斯在阿拉希高地幹出的好事。若是如此，不知道薩魯法爾霸王是否會為此感到坐立難安。他希望他會。

安杜因的聲音嚴肅起來。「他不是笨蛋，更何況女妖之王只相信力量，不相信榮譽。」

「現在要同情這個老獸人還太早。」肖爾提出警告。「他是第一次戰爭的老將，暴風城在這場戰爭中被奪走，你的祖父也被暗殺。」

安杜因側頭。「你說的沒錯。但是跟毫無榮譽的女妖比起來，我絕對是同情有榮譽心的獸人。而且如果薩魯法爾的確和納薩諾斯·凋零者不合，這對我們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到底是什麼事讓凋零者這麼生氣？」吉恩問肖爾。

「軍事安排。」

「怎麼說？」

「達不到共識。」肖爾回答。「大酋長和霸王之間的衝突就是因此而起。不過我們還

探聽到一個字眼。」

安杜因揚起一邊的金色眉毛。「是什麼？」

肖爾正色回答，「希利蘇斯。」



科爾德瑞莎·棘弓領著身後的其他兩名哨兵和三名矮人，當他們終於來到可以看見月神殿的地方時，她幾乎就要流下眼淚。這名最近剛升上尉的哨兵已經事先送出他們要回來的消息，泰蘭姐·語風也留了指示，要以歡迎英雄的格局來迎接她及她所保護的這群人。

「哇，」葛溫·粗臂在他們接近神殿的時候開口，他是探險者協會的領袖。「那座神殿的石工幾乎和鐵爐堡一樣精湛。」

科爾德瑞莎展露疲憊的笑容。她在這幾個星期中越來越喜愛這群矮人。艾澤拉斯的代言者麥格尼·銅鬚曾警告聯盟的領導者這個世界乞求獲得治療。探險者協會對此做出回應，派了一支隊伍前往希利蘇斯，探尋新冒出來的某種名為艾澤萊晶岩的奇異物質。這個物質其實就是艾澤拉斯的生命精華，墮落泰坦薩格拉斯殘暴地將一把巨劍插入這個世界的時候，使這個物質冒出地表。艾澤萊晶岩具有驚人的特性，但聯盟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什麼機會研究這個物質。由於創口附近的哥布林帶來相當的危險，泰蘭姐派科爾德瑞莎和其他哨兵去保護這支探險者隊伍。

科爾德瑞莎之前當然也聽過關於矮人的描述——身材矮小、老是醉醺醺的、話聲宏亮、帶有濃厚的口音並且冥頑不靈。據說他們專門把應該要留在地底的東西挖出來，而且只有在不得已的時候才會抬起頭仰望太陽或是月亮。但是這些偏見很快就在跟他們熟了之後消失無蹤。

這名哨兵心中永遠的痛，是大家——這也包括她自己——都低估了在那把巨劍周圍的哥布林數量，也低估了他們凶狠與魯莽的程度。只不過一個晚上的時間，哨兵和探險者隊伍就死傷慘重。科爾德瑞莎的心中充滿了罪惡感，她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保護好剩下的成員。

葛溫對夜精靈的偉大神殿所發表的評論，聽在其他人耳裡可能會覺得像是侮辱，但對科爾德瑞莎來說不會。她從蓋溫宏亮的聲音裡聽出敬意與讚嘆，所以她展露微笑。

「我相信鐵爐堡一定非常壯觀，」她說，「不過我們有一樣東西你們沒有。而且我想你們一定會喜歡。」

「喔？是什麼東西？」應捷·鐵拳問。

「月井。」

「我曾經在綠意守望者之林拜訪過一座月井。」亞維斯·黑石說。「非常漂亮，而且治療效果很好！」

月井很珍貴而且地位神聖，當中注滿了治療之水，而且受到女祭司的祝福。月井全都「非常漂亮」，但是達納蘇斯的月井更是絕美無倫。科爾德瑞莎很期待看到矮人等會兒會有的反應。

他們進入月神殿的時候，矮人全都安靜了下來。在看過希利蘇斯那殘酷、幾乎毫無生氣的景觀之後，眼前綠意盎然的神殿讓他們大受震撼。矮人嘴巴合不攏地轉頭看著四周，然後他們注意到位在神殿中央的那座巨大雕像，目不轉睛，看得出神。

「她是海迪妮。」科爾德瑞莎解釋。「第一位伊露恩最高女祭司。」這座皎潔的雕像俯望著一池泉水。幾乎所有第一次來到月神殿的訪客，在看到這座女性夜精靈雕像時都以為她就是女神伊露恩。神殿裡的幾處有精靈吟遊詩人正在彈奏樂曲，輕柔如伊露恩之光、舒和如淌流的清水。

其中一名女祭司，阿斯塔利·逐星，走過來給科爾德瑞莎一個擁抱。「我們已經知道你們會來，」她說。她和善的面容轉向矮人，矮人們睜大了雙眼瞪著她看。「你們經過了漫長又危險的旅程。我們很遺憾你們失去了一些同伴。來吧，請接受我們提供的治療和餐點。我們準備了豐盛的食物和飲用的月井之水，不過我們發現用這神聖的水來泡澡，治療效果最好。如果你們願意，供你們更換的長袍已經準備好了。

蓋溫皺起眉頭。「呃，我不是說我的身材不好，你知道的，但我不希望讓各位美麗女士感到眼睛不舒服。」他原本就紅通通的臉頰變得比科爾德瑞莎之前見過的還要紅。

阿斯塔利露出微笑。「我們有隱密的更衣室。」

「呃……喔。」蓋溫哼了一聲，臉頰又變得更紅了。「好。這樣的話……謝謝你。」

神殿的水池大得能夠容納他們所有人。看著朋友們臉上的驚喜表情，幾乎比她自己的痛苦、疲倦和憂傷被清涼井水洗去時還要舒暢。沒錯。他們是朋友。他們不再只是待完成的任務。她解開頭髮，讓夜空般深藍的秀髮落在背後，然後沉入水池，感激地喃喃發出禱詞。

水模糊了聲音，但這名哨兵還是聽到有人在喚她的名字。她不情願地張開雙眼。一張熟悉的臉孔正在對她微笑。「德拉茵！」科爾德瑞莎發出驚呼，從水中坐起來。

德拉茵·夏月中尉倚靠在水池的一道矮牆上。她也是哨兵，雖然比科爾德瑞莎年輕，階級也比她低。自從大災變撕裂艾澤拉斯之後科爾德瑞莎就擔任她的導師，她們之間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德拉茵粉色的肌膚在她深藍色的頭髮下散發著光澤，她還沒有決定好她的面紋。*我知道刺在臉上的面紋並不絕對代表我已經能獨當一面，她有次對科爾德瑞莎這麼說。但我認為應該要能代表才對。我的人生歷練還沒有留下足夠的痕跡，無法讓我決定我要的印記。*

「我聽說你回來了。」德拉茵說。她明亮的雙眸看向坐在池子裡的矮人們。他們只有頭露出水面，臉上全都帶著樂歪了的表情。「很高興你把他們帶回來了。」

「真希望我能把他們全部都帶回來。」科爾德瑞莎說。一道痛楚穿過月井之水的療癒力量竄進她心裡。「我在給泰蘭姐女士的信上詳細說明了事情的經過。」

德拉茵卻沒有繼續追問，反而說，「女士要你親自去向她報告。」

「我現在就去。」科爾德瑞莎準備起身。

她的朋友伸手按住她的肩頭，溫柔但堅持地把她壓回水裡。「等你恢復再說。」她說。「她很清楚地這麼指示。」

「只要受到召喚，我會隨時趕到。」科爾德瑞莎回答。「不過我得承認……能稍微耽擱一下真好。」



一會兒之後，科爾德瑞莎和德拉茵向女祭司們道謝，然後告別了這裡。科爾德瑞莎很羨慕這些天職是在神殿裡而不是在戰場上的溫柔姊妹。和平的天職從來就不屬於她，也不屬於德拉茵。

泰蘭姐·語風，伊露恩的高階女祭司，同時也是哨兵的創始人，正在神殿另一個樓層的私人房間裡工作。兩名哨兵抵達的時候，她正在寫信。她在兩人走進來的時候抬起頭。

科爾德瑞莎敬了個禮。「泰蘭姐女士，我來了。我要為我在希利蘇斯的失敗負起全責。」

高階女祭司不發一語。她站起身來，走向她的朋友，然後擁抱她。泰蘭姐抽身回來，和藹地看著科爾德瑞莎。「哨兵科爾德瑞莎，」她的話音溫暖，「我看了你的報告。我理解你的心情。失去把生命託付給我們的人讓人難以接受。但是很明顯地，我們所有人——我、瑪法里恩、安杜因國王和他的顧問大臣——都低估了希利蘇斯的哥布林所造成

的威脅。我們太輕視他們而為此付出了代價。而你呢，你帶領活下來的成員通過險峻的路途回到這裡，還為我們帶回了珍貴的情報。照我看來，這一點也不算失敗。」

她輕撫科爾德瑞莎的臉頰，露出微笑，然後退後。「我快寫好這封要給安杜因國王的回信了。他上一封信說明了他手下間諜所發現的最新情報，情況讓人憂心。」

「我是不是該離開，女士？」德拉茵問。

「留下來吧，哨兵。」泰蘭姐說。「這件事很快地所有人都會知道。」

德拉茵把頭側向一邊。

泰蘭姐坐回她的座椅。「安杜因國王在阿拉希高地這場悲劇之後，就在部落的主城中派駐了大批間諜監視他們的領導者。大酋長和她的愛將納薩諾斯·凋零者似乎和薩魯法爾霸王在軍隊的部署上達不到共識。」她看向科爾德瑞莎。「你在希利蘇斯遇上哥布林這件事已經夠讓人擔心。而現在看來薩魯法爾打算再增派幾百名的部落士兵。」

科爾德瑞莎皺起了眉頭。「我能有話直說嗎？」

「當然。」

「幾百名的部落士兵完全不需要擔心。」

泰蘭姐嚴肅地回答，「如果這幾百名士兵是為後來的大軍打探最佳的進軍路線，那就有必要擔心。我和安杜因國王都認為部落已經發現了艾澤萊晶岩的致命效用，而薩魯法爾正在打算的是全面阻止聯盟得到艾澤萊晶岩。這將會讓部落獲得一面倒的力量優勢。」

科爾德瑞莎的胃糾了起來。安杜因·烏瑞恩在幾個月前來過達納蘇斯。他、瑪法里恩和泰蘭姐已經就這個情況商討過對策。夜精靈和德萊尼是聯盟在艾澤拉斯大陸上僅有的壁壘，只有他們才能夠對進犯希利蘇斯的部落迅速做出回應，但德萊尼在對抗燃燒軍團時耗盡了資源。自那之後，泰蘭姐就著手開始緩慢但穩定地建立軍隊，只要薩格拉斯巨劍沒入的地點發生狀況就能隨時出動。

「我明白了。」科爾德瑞莎回答。「很不幸地，我親眼見過探險者協會遇上了何種危險。他們對抗不了一支軍隊，我們的牧師和德魯伊也不行。」

「月井這個做法效果如何？」德拉茵問。

在其他年代裡，夜精靈在世上受到魔能或類似能量侵擾的各個地點製造了許多月井。牧師和德魯伊攜手控制大自然的力量，再加上伊露恩的祝福，往往神聖之水就能淨化大地，並且讓大地獲得寧靜。許多隊伍被派往希利蘇斯，希望這股治療的能量也會在那裡發揮作用。這是另一個對抗薩格拉斯之劍以及貪心的哥布林所造成的創傷的和平辦法。

「現在要說還太早。」泰蘭姐回答。「我們做出承諾，會協助治療者醫治艾澤拉斯。如果部落的確是要朝薩格拉斯之劍進軍，我們就要保護他們。我們必須為此做好準備。」她指著她正在寫的那封信。「我已經寫信給珊蒂斯·羽月，要她讓手下士兵高度警戒。」在接下來的幾週內，我會派遣部隊，一次一兩艘船，以防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等我們的艦隊在菲拉斯集合完畢，只要一聲令下，他們就會向薩格拉斯之劍進軍。」

珊蒂斯·羽月的傳奇程度幾乎和泰蘭姐不相上下。她的雙親在她的青少年時期被燃燒軍團殺害，之後認泰蘭姐為母親。珊蒂斯是最初的哨兵之一，今日還依然擔任著哨兵的將軍。她目前在綠意盎然的菲拉斯統御一支精靈部隊，也在一個名叫神獵廳的地方和所有種族的獵人一同合作。

「如果這支部落軍隊真的獲得大酋長的首肯，」泰蘭姐繼續說，「那就需要時間做好準備。也會需要時間抵達。我們會有充裕的時間為薩魯法爾霸王來一場難忘的迎接。」

泰蘭姐·語風露出微笑。



雷吉克有時候很厭倦自己老是那個被派出來在奧格瑪進行實地偵察的軍情七處探員。他很清楚原因。軍情七處裡面有一半的成員是一眼就能認出來的聯盟種族，也因此有八成的時間不能露面。剩餘的兩成則是得仰賴魔法或是高超的偽裝技巧。顯然他們當臥底的機會很有限。

雷吉克是軍情七處的副指揮，而且他還是哥布林。這也是為什麼馬迪亞斯·肖爾不斷告訴他，他是深入部落領地打探真相的不二人選。

他覺得很榮幸而且受寵若驚，但久了免不了還是會心生厭倦。他是間諜，加上又是盜賊，說實話，他對和人打交道興趣缺缺。但是酬勞很豐厚，而且他大概是少數幾個能真正誇口說自己相當受到敬重的哥布林。再說，他看不起追隨貿易親王賈斯特·加里維克斯的那群哥布林在他的領導之下變成了什麼樣子，如果那樣也算得上是領導的話。

更何況，他其實對聯盟看待事情的方式情有獨鍾，雖然他絕不會向任何人承認這一點，否則會損害他的聲望。

自從「沙中劍」災難發生的第一天，他就開始待在這座部落的主城，偽裝成販賣雜貨的商人。所有的聯盟間諜都要向他回報——當然是透過間接回報的方式。只有少數人知道他的真實身分，而雷吉克對此一點也不在乎。

到目前為止這個任務一直很無聊。尤其你得假扮成商人，這讓雷吉克暗中打探的機會微乎其微。不過好處是，商人聽到的八卦最多了。大家不是對販賣美麗物品的陌生人掏心挖肺，就是完全不把他當一回事地逕自交談，彷彿他不是就站在他們眼前。

他把移動攤子設在葛羅瑪許堡附近。他保持著一段夠遠的距離，以免產生威脅性，但靠得又夠近，可以觀察進出的有哪些人……以及他們離開時臉上的表情。

尤其讓他最痛快的是看到瓦洛克·薩魯法爾每天拖著腳步走進葛羅瑪許堡晉見大酋長。進去的時候一臉沮喪，離開的時候通常會一臉盛怒。更精彩的是，有時候連大酋長也會騎著她的骷髏戰馬飛馳離開葛羅瑪許堡。女妖之王僵硬的臉上不會展露太多表情，因此當她眯上雙眼、緊抿嘴唇、說話嚴厲的時候，就等於是徹底地崩潰了。

換句話說……任務開始變有趣了。

現在就是那個時候。果不其然，薩魯法爾的身影從葛羅瑪許堡的陰影中出現，踏進了陽光閃耀的杜洛塔午後，臉上帶著每天都會出現的標準表情。

雷吉克抹了抹光禿的腦袋。他的間諜曾向他回報說納薩諾斯也對薩魯法爾的計畫，也或許是他的態度很不滿意。這傢伙愛到無可救藥了，雷吉克心想，想像著「死死人」——這是他私底下對被遺忘者的稱呼——的愛情會是什麼樣貌。

他毛骨悚然。

就在他思考著這名黑暗女王的勇士的同時，一個憤怒的聲音大吼。

「薩魯法爾！」這個聲音聽起來幾乎像是人類，但又有著一點不同——就像是納薩諾斯，雖然有了一副全新的軀體，但又和人類有著一點不同。

薩魯法爾的眼睛眨也不眨。他繼續大踏步走向奧格瑪的大門。

「瓦洛克·薩魯法爾！」喔，納薩諾斯現在氣極了。這下可有好戲看了。雖然他走出葛羅瑪許堡的時候並沒有奔跑，但看得出來他很想這麼做。「守衛！阻止他！」

所有人都靜止不動。大家的注意力都擺在眼前即將爆發的場面。雷吉克甚至不需要出一隻眼睛盯著他的貨物，但還是出於習慣繼續這麼做。

有一會兒，兩名守衛動也不動。然後，雖然嚴格說他們並沒有阻止薩魯法爾，但還是踏步——精確地說是用滑的，而且偷偷摸摸、滿懷忌憚地——過去擋住他的路。他們並沒有舉起武器。

啊，他們今天可真是倒霉。不管他們怎麼做，都會觸怒某個握有權勢的傢伙。

薩魯法爾放慢腳步，停了下來。他先盯著一個守衛看，再盯著另一個。他們都不敢迎向他的目光，都在看別的地方，而且明顯在發抖。薩魯法爾慢慢地回過身來。

獸人的體格比被遺忘者龐大，而且強壯得多。這名獸人的體格尤其碩大，而且非常健壯。納薩諾斯，在他全新的人類身體中，跟這個綠色的巨大傢伙一比，完全佔了下風。

「沒有人說你可以走了。」納薩諾斯搶白道。

「你並沒有在剛才的會議裡面。」

一陣沉默。很有偷聽經驗的雷吉克完全明白這是什麼意思。薩魯法爾顯然也知道，因為他將眼睛眯成一道細縫，胸膛也發出隆隆的聲響。

「凋零者，這不關你的事，輪不到你來干涉。你是希瓦娜斯的勇士，不是她的霸王。」

「我生前是個遊俠，」納薩諾斯說。「是唯一擁有這種殊榮的人類。當初我效忠於希瓦娜斯，現在我還是效忠於她，而且我所知道的事遠遠超過你的想像。」

「我從不相信想像。我相信事實。數字。策略。武器。我懂這種事，凋零者，你還在嗷嗷待哺的時候，我就已經在戰場上打仗了。」

要是納薩諾斯還是人類，他的臉色一定會漲成紫紅色，不然就是刷得跟牛奶一樣白。不過他就只是站在那裡，僵立著，他閃爍的紅色眼睛直盯著薩魯法爾。

雷吉克注意到附近站著一名身穿馬褲、外衣和便帽的哥布林正在收取黃金並記下賭注。這名盜賊嘶嘶地笑了起來。哪裡有快速賺錢的機會，哪裡就有哥布林。他把眼睛轉回這場越演越烈的爭執，然後朝這個登記賭注的傢伙挪近幾步。

「我賭凋零者贏，一百枚金幣。」他說。其他人一定都賭獸人贏。不過雷吉克跟人類打交道太久，深知他們往往能在最不可能的情況下勝出，尤其是當情況牽扯上他們的自尊——或是愛人——的時候。在這名凋零者身上，雷吉克懷疑他還保有足夠的人性，因此這場爭執跟兩者都有關。

「我覺得我需要給你一點尊重，老人，」納薩諾斯說。「所以我發揮自制力，只給你一個警告。再也不要再在沒有得到女王的允許之下轉身離開，否則我一定會給你一個教訓。」

薩魯法爾做了對此時此刻來說最挑釁的舉動。他大笑。

然後他開始拍手，慢慢地拍著。「我也在發揮自制力，年輕人，」他說。「所以你那顆還是人類的頭才沒有和身體分家。我給你的教訓是這個。尊重是贏來的，而你還沒有贏得我的尊重。」

「或許等我把你的血和奧格瑪的土壤混成泥漿，就能贏得你的尊重了。」

薩魯法爾把他那獸人天生的彎曲背脊挺到最直，然後像是要擁抱被遺忘者般地張開雙臂。

「歡迎你放馬過來試試！你要是敢來，大酋長就需要再去找另一個玩具了。」

納薩諾斯·凋零者發出一聲不像是從他體內所發的怒吼，把雷吉克嚇了一跳，卻也讓他感到興奮。

我要大發一筆橫財了，他心想，他在被遺忘者往薩魯法爾衝去的時候，雙手充滿期待地搓揉在一起。



「打架。」泰蘭姐又說了一次，跟安杜因一樣無法相信這件事。她的助手，哨兵科爾德瑞莎，努力保持臉上面無表情。差一點就完美無缺了。

「打架。」肖爾向他們表示肯定。「這是直接來自副指揮官的報告。」

安杜因環視坐在皇家花園中這張桌子前面的成員。這場有泰蘭姐·語風和德萊尼預言者費倫參與的最高領袖會議，最後總得回到暴風要塞那間地圖室裡。不過至少目前可以在藍天之下討論嚴肅的戰略議題，身旁還圍繞著綠色的植物。他知道泰蘭姐和科爾德瑞莎一定會對此心懷感激。他急於做好一個好主人和一個盡責國王的角色——雖然他無法想像討論薩魯法爾霸王和納薩諾斯·凋零者的拳架也會是當中的一部分。

安杜因上一次見到泰蘭姐是在達納蘇斯。上次他去是為了感謝夜精靈協助對抗燃燒軍團，以及討論該如何處置新發現的艾澤萊晶岩。他們都很心痛地認知到泰達希爾和艾克索達現在是聯盟在卡林多大陸上最後的壁壘，並且費倫和泰蘭姐兩人都同意有必要密切監視薩格拉斯之劍以及在該區當中冒出地面的新物質。

「誰贏了？」說這句話的當然是吉恩·葛雷邁恩。

「薩魯法爾。不過我的探員說，戰況比我們所想的還要不相上下。」肖爾說。「根據他的說法，他們兩個最後都只能用爬的離開那裡。」

「你的探員知不知道薩魯法爾有沒有受到責罰？」安杜因說。

「正好相反。」肖爾回答。「被罵的是納薩諾斯。」

安杜因小聲地說，「那麼，事情發生了。」

大家都轉頭看他。「什麼事情發生了？」吉恩問。

年輕的國王一個一個和他們對看。「已經做出決定了。希瓦娜斯選擇薩魯法爾，而不是她的勇士。他很快就會開始進軍。肖爾，總結你底下所有探員告訴我們的消息，納薩諾斯一直在抗議這件事。對他來說，這只是平白浪費資源。這是你親口報告的對吧？」

「沒錯。」肖爾承認。

「那這很可能就是最後一根稻草。部落會朝希利蘇斯進軍。」

「事態突然這麼緊急，」費倫說，皺著眉頭。「這沒有道理。麥格尼早在很早之前就已經向我們所有人——不論是部落還是聯盟——告知有關這個艾澤萊晶岩以及它真正的特性。為什麼是現在？薩魯法爾是不是知道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事？」

「也可能單純只是老戰士手癢想打仗了。」葛雷邁恩說。

「不，」泰蘭姐說。「薩魯法爾不是笨蛋，也不會為了滿足自己的尊嚴而浪費資源和士兵。如果他極力要推動這件事，絕對有原因。」

「我賭他們找到了用艾澤萊晶岩製造武器的方法。」葛雷邁恩說。

「我覺得你說得不錯，葛雷邁恩國王。」泰蘭姐將她閃亮的雙眸轉向安杜因。「你說得對，安杜因國王。事態真的開始緊急了。我在收到你上一封信函後，已向羽月將軍發出通知，請她準備好接受更多的士兵。如果我們大家都同意這麼做，*我隨時都能下令出動*。他們會在部落之前抵達希利蘇斯。」

安杜因感到一陣寒意，打從胃的深處覺得冷。雖然他從小到大看過不少，也經歷過失去和磨難，但是他從來沒有處在這樣的局面——

站在稍一失足就要掀起血腥、殘酷的全面戰爭的邊緣。武器、軍隊、士兵、盜賊、炸彈、毒、屠殺……光有這些就已經夠糟了，現在又加上艾澤萊晶岩，誰知道會出現什麼可怕的變數？要是真的爆發戰爭，將有數以萬……不，百萬計的生靈會犧牲。

安杜因艱難地嚥下一口口水，然後發現所有的眼睛都盯著他。他不知該感謝還是該詛咒泰蘭姐。像她這樣一位經歷過千年戰爭的老將，卻沒有輕易吐出那個字眼。*我隨時都能下令出動*，她是這樣說的，雖然措辭精準如同泰蘭姐·語風在戰場上對付敵人時的沉著與嫻熟，她卻保留了那個字眼，讓它從安杜因的口中發出。

要踏出這必定會引爆戰爭的第一步——安杜因實在無法想像瓦洛克·薩魯法爾派出軍隊卻命他們不准攻擊的情況。

是不是因為這樣這名老獸人才會和黑暗女王的勇士產生爭執呢？因為希瓦娜斯並不想

要和聯盟打仗？他在冒出這個念頭的當下就認為這只是孩子渴望和平的妄想而將之甩開。希瓦娜斯·風行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過，行為完全沒有讓人懷疑的餘地，她渴望和聯盟開戰。

他舔了舔突然變乾的嘴唇，然後深呼吸。*聖光，我祈求你，指引我吧。*

「高階祭司，請你下令出動。」安杜因告訴夜精靈領袖。他的聲音出乎他意料，洪亮且堅定。聖光真的在指引他，他要說的話既明確又流暢。「派他們保護聯盟。如果部落真的打算要佔領希利蘇斯，我們也會有個據點。不論你要怎麼做，我信任你的判斷。不過我希望盡量是偵查和威攝。」

「我也是這麼想，安杜因國王。戰爭是一件可怕的事。」泰蘭姐的說話的時候話音微微顫抖，不是因為害怕——她並不怕——而是來自對戰爭殘酷深刻理解的恐懼，安杜因就算活到一百歲，也無法完全體會。

她轉頭看向費倫，挑起一邊眉毛像是在要他表示意見。安杜因很同情他。這位德萊尼目睹過的戰爭可能比泰蘭姐還要多。

費倫深深地嘆了口氣。「我原本希望在擊敗燃燒軍團之後能有一段和平的時光。不過我同意兩位所說的。出動部隊吧，高階祭司。派他們出動，但祈禱他們不會派上用場。」

就這樣決定了。

第二部：  
戰爭的呼喚

女獵手吹響了號角！  
上戰場，號角對我們發出呼喚，  
保護我們最親愛的一切：  
這座城市，  
這座月亮之井，  
這道晚風譜成的柔曲。  
號角對我們發出呼喚，  
而我們響應。

科爾德瑞莎和大德魯伊瑪法里恩·怒風一起走在神殿花園中。泰蘭姐主動表示要留在暴風城，和費倫、安杜因·烏瑞恩還有吉恩·葛雷邁恩一同計劃長遠的作戰策略。高階女祭司指示科爾德瑞莎返回達納蘇斯，將最新的事態轉告給瑪法里恩。

雖然這位偉大的大德魯伊好幾年前就結束他在翡翠夢境的旅途，回到他的同胞身邊，但看到他在這裡還是有點不習慣。

瑪法里恩·怒風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他是夜精靈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德魯伊。他和大自然達到的和諧程度，甚至讓他的肉身也產生變化來宣示這份共鳴。他的頭上有一對鹿角，肌肉發達的手臂上覆蓋著羽毛，看起來像一對翅膀，他的雙腳如同豹貓的肉掌。

他就像是大自然的化身，這名強大的導師既可以溫和，也能兇猛。不過身為一名擁有強健心智和不屈意志的智慧生物，他可以完全控制要顯露哪一個面向。

現在，他在他們一同漫步的時候一面輕聲說話，一面採集草藥。「你才剛從希利蘇斯回來。」瑪法里恩朝一叢銀葉灌木俯身，摘下一片葉子，用手指將它揉碎，然後吸入那清新、提神的香氣。在他這麼做的同時，用另一隻手拂過這棵植物，喃喃吐出感謝的低語。三片葉子從莖上冒出來，瑪法里恩以三倍代價還以它所做的犧牲。

科爾德瑞莎也揉碎一片葉子並吸入這股香氣，她在平靜與清醒降臨時露出微笑。哨兵享有在艾澤拉斯各地往返的生活，但是科爾德瑞莎很少離開達納蘇斯，她喜歡這樣。她不會推卸該盡的職責，也不會在戰鬥中退縮，有時候她也必須被派駐到其他地方，離開同胞好幾年。但是這裡是她的家，跟泰蘭姐和瑪法里恩一起，在達納蘇斯。她在離開的時候，

渴望著在家鄉神殿與花園中的和平氣氛。

她摘了一朵魔皇草花，一面盯著深粉色的花瓣，一面開口。「跟我先前在暴風城對女士和其他人所說的一樣，我所看到的情況，並沒有顯示出部落對希利蘇斯有什麼特別打算，至少絕對沒有能解釋為何薩魯法爾要這樣對大酋長相逼的蛛絲馬跡。我在那裡只有看到哥布林，非常多的哥布林，他們在那裡採集艾澤萊晶岩、殺死入侵者。」

「哥布林的數量是否曾經突然大增？」

「沒有觀察到這種情況。他們會攻擊，這是當然的，但是他們的攻擊方式是懦夫才有的行為，我也從來沒看到突然暴增的武器或人員。完全沒有跡象顯示部落會派一支大軍前往那裡。不過當然，如果女士和暴風城的國王想得沒錯，部落真的已經研究出用艾澤萊晶岩製作武器的方式，派出軍隊就很合理了。」

瑪法里恩在一片寧神花前停下腳步，凝視著白色的花瓣。「我會確保泰蘭妲朝希利蘇斯出動軍隊的命令確實執行。為此，我會召回進行在地任務的眾位哨兵和能夠作戰的單位補齊這支軍隊。」

「明白了，尊師。」

他悲傷地露出微笑。「你也在這一波重新指派當中，哨兵科爾德瑞莎。我恐怕得請你返回希利蘇斯。我們需要了解地形的人隨部隊同行。」

*停留的時間實在太短。*「沒問題。」科爾德瑞莎答道。「您要我什麼時候出發？」

「我要你搭第一艘船走。」

她點點頭。她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曾多次和哨兵月夏一同作戰。我希望能有她在身旁。是否能問她是否也在重新指派當中？」

「她是，」大德魯伊說，「但不是去希利蘇斯。當船艦開始陸續啟航，梛谷的駐兵會短缺，我會指派哨兵夏月和其他人去填補這些空缺。」

*我們幾乎沒見到幾次面，*科爾德瑞莎心想，但很快地揮開這個念頭。*這就是哨兵的命。*「我有時間和探險者協會的成員道別嗎？」

「當然了。但是別耽擱太久。」瑪法里恩說。

這已經超出比科爾德瑞莎原本的預期了，她低頭表示感謝。「謝謝您，尊師。」

瑪法里恩交給她一個皮革卷軸匣。「問問你的矮人朋友是否願意在回鐵爐堡之前先去一趟暴風城。他們可以幫我把這封信交給泰蘭妲。謝謝你，哨兵。伊露恩之光祝福你。」

祝福我們所有人，科爾德瑞莎心想，如果這場和部落的戰爭真的要開打。



兩名哨兵沉默地走進神殿旁邊一片綠意盎然且隱蔽的區域，城裡唯一能使用秘法的精靈貴族都駐守在這裡。傳送門非常難得的禮物，而達納蘇斯最近小心收留的卡多雷精靈貴族同胞，讓像探險者協會這樣歷經千辛萬苦存活下來的小隊可以不用再多受海上航行的折磨。

重要情報也能快速送達。在戰爭時期，情報可以左右一切。

「老朋友，我原本希望能有多一點時間和你相處，」科爾德瑞莎對德拉茵說，兩人並肩走著，「可是我們的領導者有其他計畫。」

德拉茵聳聳肩。「哪裡需要我們，我們就去哪。」

矮人們在等待時受到款待。探險者協會的首席考古學家灰鬚正在和同僚進行一場生動的對話，而一旁的三名魔法師塔瑞維爾、蒂爾哈拉和梅莉爾正在一旁當聽眾，熱切地露出微笑。科爾德瑞莎很高興看到矮人臉上和平的表情。

「葛溫·粗臂、應捷·鐵拳還有亞維斯·黑石，」她說，「沒能帶回你們所有的夥伴是我畢生的遺憾。我為我的失敗向你們道歉。」

葛溫用溫柔的眼神看著她。「姑娘，」他輕聲地說，「這是個殘酷的世界。你和我都很明白這一點。加入探險者協會的每個人也都明白。如果我們不想面對危險，就會待在安全的家裡，手裡拿著啤酒坐在爐火邊的椅子上。他們都很清楚風險。而且要不是你們這些哨兵，我們很可能全都會葬生在那片噁心的沙漠中。」

「謝謝你。我原本希望能護送你們返回鐵爐堡，順便親眼看看你們美麗的城市，但我收到命令，要盡快趕回希利蘇斯。我們希望在你們之後不會再有其他人在那裡遭到部落的毒手了。」

葛溫一臉震驚。「他們要派你回去？真叫人意外，對吧？」

「那裡有幾個哥布林忘了聯盟不是好惹的，得去提醒他們一下。」德拉茵說，葛溫露出了微笑。

「有件事我需要請你們幫忙，可以嗎？」科爾德瑞莎說。

「說吧，親愛的，一定替你完成。」葛溫說。

科爾德瑞莎把瑪法里恩給她的卷軸匣交給這位矮人領導者。「我們的尊師瑪法里恩·怒風想請問你們是否願意在回鐵爐堡之前先把這幾封信帶去暴風城。這是要給泰蘭姐女士和安杜因國王的，他們可能也會有要請你們帶回去給三錘議會的消息。」

葛溫小心翼翼地接過卷軸。「能為這樣的人物擔任信使是我們的榮幸。」他從濃密的眉毛中抬眼看著她，然後哼了一聲。「好。」他舉起手有些笨拙地拍拍她的手臂。「好好照顧自己，勇敢的姑娘。記著替葛溫·粗臂多揍那些哥布林幾拳。」

科爾德瑞莎露出笑容。「你們展現了無比的勇氣。我很榮幸和你們一起並肩作戰。」她手握拳頭放到肩上向他們致敬。

身材瘦長的蒂爾哈拉靈巧地舞動雙手，出現了一個光圈。暴風城影像在光圈裡閃閃發光。

「願聖光照亮你們的道路。」科爾德瑞莎說。

「願你的杯子裡永不缺啤酒。」葛溫回道。

科爾德瑞莎發出驚訝的笑聲，葛溫對她眨了眨眼睛。一個接著一個，矮人們進入傳送門消失了。

「謝謝你。」科爾德瑞莎對法師說，然後朝向她抬帽沿致敬的考古學家灰鬚微笑。她對德拉茵點點頭，兩人一起走到外面踏上蜿蜒在整座城市中的白石道路。

「你什麼時候要走？」德拉茵問。

科爾德瑞莎露出悲傷的微笑。「我們兩個都得在幾小時後出發。我要在港口和一同前往菲拉斯的船伴碰面，你則是要和你的船伴會合前往黑海岸，然後抵達梣谷。」

年輕夜精靈的臉變得沮喪。「我知道了。讓我猜猜看，軍階高的哨兵都要前往希利蘇斯報到，其他的哨兵則是要替補他們的位置。」

「沒錯。」

德拉茵嘆了一口氣。「科爾德瑞莎，我好羨慕你。」

「別羨慕我。希利蘇斯並不是什麼好地方。」

「至少你會有事可做。去梣谷根本是被流放邊疆。」

科爾德瑞莎露出笑容。「那裡很美又很和平——」

「而且無聊。」

「安娜芮絲·風木現在是那一區的指揮官，別忘了。」科爾德瑞莎說。「你有機會從最厲害的榜樣身上學點東西。」

德拉茵一聽到這個名字眼睛就亮了起來。安娜芮絲·風木是道地的戰爭英雄，是好幾場戰役中的名將，最近的一場戰役是大災變。銀風避難所和阿斯特蘭納曾經是梛谷的要戍，之前是有名的繁榮之地，也有著設備豪華的旅店。但是大災變掀覆了自然規律，讓大批的獸人湧入，改變了這一切。

獸人毫無區分地屠殺哨兵和平民。科爾德瑞莎沒有親眼目睹過這一幕，但據說獸人會追殺逃跑的人，讓他們的屍體曝曬在路上腐爛，藉此暴行警告想要奪回銀風避難所的任何人。

直到安娜芮絲率領一小支哨兵隊來到銀風避難所，夜精靈才收復了這個地方。現在，這裡又再度成為哨兵在梛谷的集合中心。

「安娜芮絲·風木。」德拉茵喃喃地唸著這個名字，語氣充滿敬畏之意。「我不知道她勝利之後還繼續待在那裡！她一定有很多東西可以教我。但無論如何，你不在的時候我一定會努力訓練，科爾德瑞莎。等到最後一艘船要航向菲拉斯的時候，說不定大德魯伊就會認為我有資格登上它。我們說不定就能一起戰鬥了！」

科爾德瑞莎對她朋友的樂觀態度露出微笑，但這股喜悅很快就消退了。「可能要不了這麼久就會需要你了。希利蘇斯可能會是這場最新衝突的第一條戰線。」

「是既有衝突的最新一波爆發才對。」德拉茵說，表情很快變得和她的朋友一樣嚴肅。「保重。」

她們緊緊擁抱，然後科爾德瑞莎抽出身來。「我沒有什麼好打包的。」她說。「我應該會繞遠路去瑪頭。如果我得再度面對那可怕的沙漠，我想牢牢記住這片綠意、這些流水和這股寧靜。」

科爾德瑞莎最後再對她的朋友點了個頭，然後轉身，並沒有直接去找角鷹獸飛行管理員，而是往貿易區步行而去。



德拉茵目送科爾德瑞莎離去。

她們是哨兵，是身經百戰的老兵，經歷過的戰鬥或甚至是戰爭可能多到絕大多數的年輕種族都記不起來。有些聯盟和部落的成員會認為，因為卡多雷很長壽，因此死亡對他們

而言不算什麼。但有誰會嫌生命已「足夠」？生命的喜悅、歡笑、愛與美妙。單純以身為卡多雷而活。

答案當然是，永遠會嫌不夠。也因此讓每場戰鬥、每一記攻擊都無比重要。因為到頭來，就連精靈也無法免於死亡的命運。每場存活下來的戰鬥、每一記成功閃避的攻擊，都讓士兵的生命朝下一次閃不過的那個結局更靠近一步。

但就連士兵的命運也充滿著喜悅和戰友之間的情誼。愛，或者是能與之相提並論的情感，會在那些交會一晚、一年、十年命運中產生，儘管很少能一輩子。

還有值得欣賞與效法的眾多英雄。

德拉茵·夏月即將要遇到這樣的一名英雄。

*誰都不該在有生之年遇見自己的英雄。*德拉茵邁步走在柊谷林木的樹蔭下，一面想著。

昨天，哨兵維娜菈才說，壓低自己的聲音，「我聽過有人說『安娜芮絲的射擊技術和珊蒂斯·羽月一樣厲害，但鼓舞人心的技術和薩特一樣糟。』」

「不管說這話的是誰，都對她太過仁慈。」德拉茵那時這麼反駁。能當上柊谷指揮官的確非常榮耀，但德拉茵想不通會什麼安娜芮絲·風木從來就沒有被指派到其他地方。她沒有去破碎海岸對抗燃燒軍團，也從來沒有被派去過部落的地盤。甚至現在，發生了這麼多事，她也沒被派往希利蘇斯。為什麼？

德拉茵現在明白了。

風木指揮官的外表的確很像個樣子。她是德拉茵見過身材最高大、體魄最強健的哨兵。她有著紫色頭髮和淺藍皮膚，但她最吸引目光的部位是她的臉。

夜精靈女性通常會在她們的人生出現重大體悟的時候在臉上刺下印記。爪形面紋是最常見的，但安娜芮絲·風木不需要面紋。她的臉被食人妖的迅猛龍留下好幾道真正的疤痕。這道傷口有整張臉這麼長，從髮際線延伸到下巴。感謝伊露恩的恩典，迅猛龍當初並沒有挖出她的一邊眼睛。安娜芮絲選擇不要修復這道傷口。反而驕傲地展現這道她口中的「真正的靈魂印記」。

安娜芮絲的外表若有不美麗的缺憾，她都用狠勁去補齊了，德拉茵心想，還有對其他人的凶狠態度。

這道痕跡彷彿是那頭迅猛龍想要把安娜芮絲·風木的頭從肩上打掉但沒有成功，但德拉茵不該盯著這道皺在一起的疤痕看，她犯了這個錯誤。德拉茵聽過這個故事，但是親自看到這道疤還是感到震驚，而且駭怕。在她能藏起臉上的表情之前，她已經張大了眼睛，輕輕發出一聲憐憫的嘆息。從將軍的眼神從一張臉掃過又一張臉看來，她並不是唯一一個情不自禁這麼做的人。

她殘缺的嘴唇彎成一道冷笑。「剛從達納蘇斯過來的新人，是嗎？」

德拉茵和其他人交換了眼色，有點驚訝會是這樣的開場。「目前來說，是的，不過我們當中有許多人曾經在其他地方駐守過。」德拉茵開口說。

安娜芮絲不耐煩地揮手打斷她。「大德魯伊選擇讓你們過來這裡，你們一定就能戰鬥。沒有在戰鬥中留過血，就無法成為哨兵。」但是她的語氣明顯地傳達了她的意思，駐守在達納蘇斯這樣一個舒適的美麗城市，戰鬥能力絕對低人一等。「你，德拉茵·夏月中尉。看來你是我的副指揮官。」

「我曾經和——」

「你現在在我麾下，這才是重點。你要聽我的命令，還要讓你底下的人乖乖聽話。」安娜芮絲看向在她面前的所有人。「你在這裡的工作會比你想要的要艱難。來自達納蘇斯的命令讓柊谷的哨兵數量直接減半。這麼極端的狀況把想對我們不利的傢伙吸引過來，竊賊和殺手都會趁這個機會對路上的平民和落單旅人下手。我們在這裡要保護他們。每位人民都是我們的責任。我得確保你們都能勝任這項工作。」

德拉茵在這尷尬而難堪的時刻試圖喚出她對神殿的和平記憶，但失敗了。

之後她成功的運氣也沒有提高多少。日日夜夜就在沒完沒了的羞辱測試、演習和演練當中捱過。達納蘇斯哨兵，這些被賦予職責要保護卡多雷的靈魂與心的個體，被當作稚氣未脫、毫無經驗的新兵在操練著。

一切都太荒謬了。他們幫忙從一地送往另一地的訊息微不足道，就連收訊的對象也都這麼告訴他們。連他們奉命去保護的平民也對這些新到的哨兵投以憐憫的眼光，而這是德拉茵最無法忍受的。

但她還是得忍下來，因為哨兵身為士兵，絕對要服從命令。如果不從，紀律就會大亂。德拉茵極為懷念地回憶著她的新兵訓練、她打的頭幾場戰鬥，也想著科爾德瑞莎、珊蒂斯和泰蘭姐。然後她強忍住自己的心情，繼續執行被交代的任務。

她從星塵尖塔邁步走向銀風避難所。大雨滂沱，她每走一步，長靴都會陷入泥巴裡。她深藍色的頭髮平貼著頭顱，她發著抖，渴望喝一杯熱的。她護緊在胸前、沒有被大雨淋濕的，是一份通篇沒有重要訊息，全然無關緊要的報告。

德拉茵聽見身後傳來一陣低吼和喘息。她僵住不動。

夜精靈通常能和他們視為野生親族的動物們和平共處，因此德拉茵用帶有安撫和尊敬意味的語氣說話，一面轉過身。「熊兄弟，你好啊。我們——菲林？」

這隻大熊向後坐倒在他的熊屁股上，然後發出一陣絕對是笑聲的咩咩般怪異聲響。他開始變身，片刻之間，眼前坐了一位身材高大、淺藍皮膚、擁有青苔色狂野長髮的夜精靈。他也一樣渾身濕透了。

「啊，小茵，」菲林用溫暖渾厚的嗓音說，一面用開朗活潑的眼神看著她。「你每次都會上當耶。」

德拉茵煩躁地嘆口氣。「總有一次我會在開口前先射你一箭。」

他假裝受到驚嚇地看著她。「你嗎？違反標準程序？不可能的。」

她轉過身，繼續返回銀風避難所。菲林在她身邊輕鬆地邁著步伐。兩人全然無聲。他們沒有交談，腳步聲也被泥漿與綠草掩蓋。就算這麼多年沒見，跟他走在一起還是這麼自在。

不過他們之間的相處模式一直是這樣。

她感受到他的指尖試探地拂過她的指尖，如果她沒有做出回應，他就會縮回來。但是她做出了回應。她當然會做出回應。德拉茵無法想像她不會回應。他們各自的任務讓他們聚少離多，而且說實話，兩人的天性也天差地遠，但是伊露恩總是讓兩人心有靈犀。

所以德拉茵讓戴了手套的手和他的手食指交握，他們並肩走著。

「你怎麼會來這裡？」她問。

「我也可以問你相同的問題。」菲林回答。

「重新調派。」她說，不確定他知道多少、有多少是她不能對他透漏的。

「我也是，」他說。「我從費伍德森林被調來這裡。我許多的兄弟姊妹們都往南方去了。他看了她一眼。「去一個很多沙的地方。」

德拉茵放鬆下來。他已經知道了。「啊，」她說。「我不喜歡沙子。」

「我也不喜歡。沙子會卡在毛皮和羽毛裡。」

「還有護甲裡。」

「你覺得失望嗎？」

伊露恩在上，他太了解她了。「科爾德瑞莎去了，我則不幸地被派到這裡。」

「我一開始也對這道命令感到不開心。但現在，照我看來……來到這裡，終究不是件壞事。」

距離上次菲林幫忙擊退腐化美麗栲谷的一部分的魔化能量到底過了多久？十年？十二年？離他們上次分開，並且第一百次……不，大概是第一千次吻別，至少已經十年了。

德拉茵自從來到這裡就有股揮之不去的緊張感，到現在才第一次感到放鬆。菲林說得對。來到這裡終究不是件壞事。



幾天後，德拉茵和菲林在他們發現的隱蔽角落昏昏欲睡地靠在彼此的臂彎裡，陽光穿過枝葉灑落在他們身上。

菲林聽到他們頭頂上方傳來枝桠斷裂的聲音。他變身成心中只有一個念頭的夜刃豹。他提升的嗅覺感官領著他朝散發出幾乎要薰得他冒眼淚的哥布林惡臭直撲過去。

這個短小、醜陋的綠色東西沒穿什麼護甲，也沒穿襯衣。很明顯地，他是拿自己的皮膚顏色當保護色藏在蒼鬱的樹林裡。這個舉動相當大膽，但已經沒有用了。菲林的爪子隨意一揮，拍開了殺手的雙刃，並且用他銳利的長前齒撕裂這個還沒來得及殺人的傢伙的脖子。

同一瞬間，德拉茵的箭穿透了哥布林的頭顱。菲林在想到到底是誰先殺了這個可憐的傢伙。德魯伊跳下地面，尾隨已經拔腿的德拉茵朝銀風避難所狂奔而去。他的耳朵在死了兩次的哥布林身軀倒下發出輕響時朝那個方向轉了轉。他在趕上德拉茵時轉頭看她，他們的眼神交會了一瞬。德拉茵臉上的表情呼應了揪緊著他的心的那股恐慌。

他們才在半路上就傳來了不祥的號角聲。

他們來遲了。避難所已經遭到攻擊。

凌亂的綠草地上躺滿了夜刃豹的屍體，這些雄偉而美麗的生物是卡多雷忠心的坐騎。在更靠近避難所的地方，他們開始看到卡多雷的屍體……和部落的。

德拉茵猛地倒抽一口氣，菲林只能由此得知她在屍體中見到了不少死去的好友。許多夜精靈屍體的身上沒有明顯傷口，但是在殺手手中仍緊緊抓住的劍刃上看得到黝黑的劇毒，情況很糟糕。

菲林殺死的那個哥布林並不是一個人。



德拉茵和菲林一起趕往旅店。地板上躺了更多屍體。治療者正忙亂地治療一名劇烈抽搐的傷者。欄杆上停著一隻藍黑色的風暴烏鴉。

維娜菀走向緊繃的德拉茵。表情很嚴肅。

「這位德魯伊從林中樹居帶來了消息。」維娜菀朝風暴烏鴉的方向點了點頭。「他們也遭到攻擊。星塵尖塔也是。部落刺客同時發動攻擊，但是擊敗他們之後就沒有進一步的動靜了。不管他們是為何而來，似乎都已經結束了。」她遲疑一下。「小茵……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德拉茵說，她也和維娜菈一樣痛苦而毫無頭緒。「指揮官在哪？」

「帶了十二名哨兵去進行巡邏訓練。」

「他們去多久了？」

「午夜去的。」

她們對看。一股痛恨的情緒突然湧進德拉茵的心頭。例行性的巡邏隊伍通常只需要四、五名哨兵。要不是安娜芮絲·風木那麼執著於要羞辱達納蘇斯的哨兵，很可能這裡就會有足夠的哨兵能減少犧牲的生命。她硬生生吞下難聽的字眼，咒罵也無法讓死人復生。

「他們在哪？」

「她沒說。」

菲林用他獵豹的頭推了推德拉茵的手臂。當然了。他能追蹤安娜芮絲。

德拉茵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提高警覺，提防第二波攻擊。繼續救治傷者。我和菲林會去找她。」

她奔進指揮官的房間抓了件亞麻襯衣。德魯伊記住了這個味道，然後他蹲了下來，抬頭看著她。德拉茵遲疑了。德魯伊並不是動物。他們不讓自己像野獸般供人騎乘。但是他們兩人都心知肚明，盜賊殺死夜刃豹是為了讓生還者只能徒步移動，而他們不能浪費這種時間。

「謝謝你。」德拉茵說著，然後滿懷謙敬地騎上藍黑色獵豹的背。她緊抓著菲林。菲林的耳朵緊貼頭顱，急迫地跟隨著安娜芮絲·風木指揮官的氣味前進。

他們在距離營地數里之外的地方找到了他們。令德拉茵訝異的是，他們甚至不是在巡邏。安娜芮絲正在朝他們大吼，要他們以整齊劃一的步伐行軍。哨兵是完美的士兵，體能也在巔峰，但是現在他們顯然非常疲憊，而且還不被准許休息。*她把她最優秀的戰士帶走，把他們磨得精疲力盡，然後放任他們發誓要保護的人痛苦地死去。*

「指揮官！」德拉茵大喊。「指揮官！我們遭到攻擊！」

安娜芮絲轉過身來，殘缺的臉龐因為憤怒而越發難看。她瞅了菲林一眼。「快解釋。」

在她身後的哨兵全停止動作，臉上的疲憊在聽到人民遇上真實的危難時一掃而空，集中著全副精神注意聽德拉茵要說什麼。

「是部落的盜賊。」德拉茵說。「來了好幾個。他們先殺死所有的夜刃豹好讓消息不會快速走漏。有很多的死傷。維娜菈說梛谷的其他哨站也傳來一樣的報告。」

安娜芮絲好一陣子只是這樣盯著她，然後她轉身面對哨兵。「你們還杵在那裡做什麼？快，用跑的回銀翼樹林！看看是不是——」

菲林從喉間發出憤怒的低吼，但太遲了。德拉茵感覺到菲林緊繃，從他身上跳下來，但是被遺忘者已經從垂懸的枝頭一躍而下。

他直接落在安娜芮絲背上，在把她撞倒的同時已將雙刀插進她的後背。刺客用快得不像是個已死傢伙的速度翻身站起，再用匕首俐落地劃開瑪魯亞的喉嚨，幾乎讓她身首分離。

菲林怒吼一聲跳向被遺忘者，德拉茵也在這個時候搭弓上箭，但是太慢了。晃眼間，又出現另一名盜賊，這次是血精靈，他的金髮像披風般飛揚在身後，揮砍著劍刃。感覺似乎才經過一次心跳的時間，已經有半數的夜精靈流著血倒在碧綠的森林草地上痛苦抽搐。

終於，哨兵集合了起來。血精靈立刻消失無蹤。但無所謂。他儘管像懦夫一樣逃走吧，他們一定會逮到他的。他們朝樹幹之間雨般地射出箭矢，但什麼都沒擊中。辛多雷逃走了。

被遺忘者則沒這麼幸運。埃莉亞娜拔劍衝向他，對著他的軀幹斜砍一道，卸下他一邊的臂膀。菲林撲上去，將他按倒在地，極力克制住自己不去撕開他的咽喉。

安娜芮絲·風木躺在林地上，雙目圓睜，但當中的生命火花已經熄滅。「指揮官？」埃莉亞娜說。

「她死了。」德拉茵憤憤地說。她對風木的怒氣還未消，雖然指揮官已經感受不到了。

「德拉茵，」埃莉亞娜輕聲說，「你現在是指揮官了。」

她就這樣當上指揮官。聽起來多麼奇怪啊。德拉茵振作自己，然後走向他們的囚犯。她注意到他落下的匕首，上面沾滿了安娜芮絲的血。她小心地撿起來，然後對菲林點點頭。他對被遺忘者發出威脅的低吼，然後退開。

她俯視著他，用盡心中的痛苦和憤怒咬牙切齒地說，「被遺忘者，說出你們的來意，或許我會讓你活著。」

「活著？」他用他那個種族所專有的空洞語調難聽地哼了一聲。「我已經很久沒活過了，精靈。」

「你想玩文字遊戲是嗎？我們來玩點數字遊戲好了。」她指著他。「你現在少了一隻手臂。我可以讓你變成少兩隻。或是這樣好了，我們先從小的開始。你還有五根手指。告

訴我有用的消息，死人，不然我就讓你變四根手指。」

他沒有回應。她蹲下來，抓住他的手腕，用他的匕首逼近他。

他氣憤地發出嘶聲。「我說！」

*所以刃上的確淬了毒。雖然他快死了，但還是不想受到那痛苦至極的煎熬。*

「告訴我你的命令是什麼。」

死人捲起雙唇露出發黃的牙齒。他放聲大笑，惡臭的口氣朝德拉茵撲面而來。她的胃在翻攪，但她用意志力逼迫自己不能把臉皺起來。

「我還以為很容易想呢。」他說。「聰明的是不是都已經先死光了？等等，根本就沒有聰明的夜精靈。你知道嗎，另一個指揮官的耳朵被食人妖搶走了。現在正掛在那個食人妖的脖子上。」

他說的很可能是事實。但德拉茵並沒有上鉤。「如果我把它埋進你的喉嚨，這裡可沒有能讓你復活的華爾琪。」德拉茵看了一眼匕首。

「你用的是什麼毒？」她隨口問道。「我猜應該是極為痛苦的那種，你們被遺忘者最愛了。」要是你不趕快告訴我有用的資訊，我就會認為你只是在拖延時間，實際上你什麼也不會說。她的聲音冰冷無比。

「哪有不想盡辦法拖延時間的囚犯呢？生命是寶貴的。就連我們也明白這個道理。」

這倒是真的。夜精靈對生命抱持著非常崇敬的態度。他們不會折磨囚犯，也不會為了樂趣隨意殺生。

但他們毫不同情被遺忘者這種生物。

她的內心某處突然冷硬地像塊石頭。德拉茵把匕首欺上前，離他的食指僅有咫尺。「不要……測試……我。」

殘酷笑意從他腐朽的臉上褪去，他明白她不是在虛張聲勢。「你們贏不了的。」他說。「我們已經展開全面攻擊。你們還沒有意識到是*所有的*哨站都遭到了攻擊嗎？有數十名和我一樣的刺客用疼痛的劇毒對那些人痛下殺手，而且你們這些自認聰明的獵人、自以為是的哨兵和鬼鬼崇崇的德魯伊全都沒有料到。」

德拉茵想到稍早之前帶著訊息飛到銀風避難所的那位德魯伊。有些哨站的確回報他們遭到意外攻擊，但是這個被遺忘者的語氣聽起來有點勉強。

「你在虛張聲勢。」德拉茵罵道。「你們的計畫是什麼？部落原本是要朝希利蘇斯進

軍，為什麼會繞來柁——」

她突然明白了答案，這麼地顯而易見，她覺得好像有人朝她的胃上捅了一刀。

夜精靈的艦隊正航向菲拉斯。

泰蘭姐在暴風城。

「你們在計畫一條毫無阻礙的前進路線。」她喃喃道，驚恐不已。

被遺忘者沒有回答，只是再度笑了起來。德拉茵舉起匕首，但盜賊的笑已變成透不過氣的猛咳。他從喉嚨吐出黏稠的液體，然後就動也不動了。他騙了她。他的傷勢已經讓他那死過一次的身體活不成了。

德拉茵沒有把時間浪費在對被遺忘者死前的取笑感到氣憤或是對白花時間審問他而感到懊惱。她不能再失去更多寶貴的時間。

她跳起來。「埃莉亞娜，你有受傷嗎？」

「沒有，指揮官。」

「那就狂奔吧，姊妹。」她說。「用你最快的速度跑去達納蘇斯。不要戰鬥。不要停下來。有必要的話就躲起來。但一定要把這個消息帶到達納蘇斯。告訴瑪法里恩，大軍來了。」

菲林變回卡多雷。「我飛的速度會比她用跑的快。」他提議。

戴洛玲搖頭。「我有其他的任務要交給你。去吧，埃莉亞娜。願伊露恩為你指引明路。」

哨兵點點頭，睜大了眼睛，然後像一支離弓的箭矢衝了出去。

德拉茵轉身面對菲林。「你去貧瘠之地。部落要來了，我們需要知道在他們抵達之前我們還有多少時間。沒看到他們之前不要停止前進。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戰鬥。活著，把情報帶回來。」

他點頭。他們彼此注視片刻。他們之間不需要多說什麼。他們參與過無數次的戰鬥，有時候是一起，有時候是各自。現在，他們再度一起身陷戰場。

他們同時伸手擁抱對方，深深地吻著，然後轉身去各自進行任務。

菲林並不知道，每次兩人分開的時候，德拉茵都會向伊露恩祈禱他平安無事。她再一次向伊露恩這麼祈禱，但頭一次湧上淡淡的不安，或許在這場戰鬥中，美麗而慈愛的月神不會實現她的祈願。



菲林喜歡戰鬥。他很擅長作戰。但德拉茵清楚地告訴他，她不需要一個積極攻擊的士兵，她需要的是情報來評估該如何進行攻擊。

儘管如此，萬一有必要，他也隨時都做好了戰鬥的準備。

他以自己最喜歡的獵豹形態迅速移動。他在高高的枝頭跳躍，從銀風避難所往西南方前進。進入夜歌森林後，他看到的狀況使他憂心又憤怒。

銀翼樹林和銀翼哨站的四周非常安靜，但他聞到了血腥味。菲林咧嘴發出無聲的咆哮，然後他繼續前進。

莫爾杉壁壘先前曾是獸人的哨站。夜精靈在駭人的卡爾洛斯·地獄吼死後將之收復，現在也在攻擊之下淪陷了。菲林已經預料到這一點，但是在卡多雷鮮血的氣味裡他聞到了哥布林和獸人的臭氣。他放慢速度，小心翼翼地前進，幾乎不露一點形跡。一名獸人哈哈大笑，然後高聲唱起不成調的歌曲。菲林落到比較低的樹枝上窺探。只有一名獸人和一名哥布林。他們在搜刮屍體上的武器和飾品。哥布林悶哼著想摘下一名獵人手上的戒指，他大力扯著那隻手，整個屍體都因這個力道而晃動。

只有兩個。他可以把他們解決掉。菲林的怒火在熊熊燃燒，但是他不願意向他的怒氣屈服。他會繼續偵查，然後帶回情報。那是他被交付的任務。德拉茵現在是梛谷的指揮官，他會服從她的命令。

*我這麼在乎小茵算你們走運*，他恨恨地想著，然後悄悄繞過這兩個死一百次都不足惜的傢伙。

菲林的嗅覺就算是在夜精靈形態之下也比他們敏銳。他此刻的嗅覺更是靈敏。不過要是他不夠小心，還是會讓敵人聞得到自己的氣味，因此他在繞過防禦工事之前一直確保自己處在下風處。

通過之後，他變身成風暴烏鴉。他拍打著強而有力的翅膀騰空飛起。現在是正午，部落先前是在夜精靈防禦最脆弱的時候發動攻擊。烈日無情地灑落，紅黃色的貧瘠之地在日光照耀之下變得更為刺眼。菲林在陽光中所看到的景象卻使他凍結在原地。

他的心臟在胸腔裡狂跳。好多。有數千——不、可能有數萬個單位——多到數不清。他們分布在平原上，像是染到的污痕。科多獸所拉的車隊集中在這個地區裡少數的一座綠洲，他們正在休息和飲水，準備要進軍梛谷。好幾十架攻城機具在這片土地上轟然聳立。

他們的移動速度會比卡多雷德魯伊慢得多。菲林猶豫著要不要冒險多收集一點情報。

他並不是擔心自己的安危，而是擔心一旦部落發現頭頂上的這隻風暴烏鴉是德魯伊，就會知道他們被發現了。

不過他們已經先行派出殺手發動攻擊，所以一定知道卡多雷早已發現這場威脅。因此菲林繼續窺探，展翅飛在還能清楚辨認地上形體輪廓的高空。這是支徹頭徹尾的部落大軍。隊伍中並非只有獸人——雖然數量還真不少——而是各個種族都有。

根據聯盟間諜的報告，這支軍隊是由薩魯法爾親自領軍。大酋長是不是也在？會不會是她在坐鎮指揮，而不是薩魯法爾？

他認為絕對是。她當然會在這裡。她的傲慢絕對不會允許任何人奪走這份榮耀。再說，在部落裡還是希瓦娜斯·風行者握有最大的權力。

*你這狡猾算計、懦弱卑鄙的女妖。菲林心想。要是我們的女士和尊師都在，你根本不敢發動這場攻擊。但是她會回來。她和尊師都會要了你的項上人頭。*

菲林沒有發現希瓦娜斯的蹤影，但是他看到一個有著白色長辮、體型龐大的獸人從一輛車上走下來。他身上的護甲比其他人精良，而且當他走在部隊之間時，大家都讓道給他。雖然他年事已高，但感覺充滿權威。他的力量並沒有因年歲而衰減。

德魯伊在上空盤旋了很長一段時間，規律地鼓動翅膀，盡可能將所有細節盡收眼底。然後，怒氣以及對行動的渴望取代了他心頭的沉重，他繞了個圈子掉頭，然後用他的翅膀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往北飛去。



瑪法里恩一接到哨兵抵達的消息，就馬上動身到月井去見她。女祭司們已經在照顧她，其中的三名圍繞著她供上食物，她感激地接過。

「哨兵埃莉亞娜。」瑪法里恩說著朝她走來。

她坐在水池邊，頹靡的姿態顯示她尚未從趕路的疲憊當中恢復，但她一聽到瑪法里恩的聲音就站了起來。

「不，哨兵，你可以繼續坐著。你帶了什麼壞消息？」

她疲累地坐倒回去。「我從銀風避難所來。我們幾乎所有哨站都遭到部落聯合攻擊。安娜芮絲·風木死了，德拉茵·夏月現在是指揮官。她派我來向您報告——」哨兵一度停頓，彷彿接下來的話很難說得出口。然後她說了，聲音哽噎。「她要我告訴您，大軍來了。」

長久以來，瑪法里恩都在為這一刻做準備。他知道總有一天殘暴的部落會盯上達納蘇斯並有所行動。這件事終於發生了。

他和泰蘭姐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他們把艦隊派往南邊的希利蘇斯，這正稱了部落的意。卡多雷從來就沒有像此刻這般缺乏防備。

但部落不會贏的。他們不明白這場對夜精靈地盤放肆的攻擊行動激起了什麼。他們不明白他們要對抗的不會只是梣谷的居民。在瑪法里恩·怒風充滿虔敬但威嚴的指揮之下，加上他所訓練的德魯伊，部落將面對來自梣谷本身的攻擊。

當然，戰士薩魯法爾會做好迎戰的準備。他和他的部隊或許會打贏其他戰士，但絕對動不了這些戰士所保護的人們。

瑪法里恩暗自下定決心，他的身影顯得高大堅強，心理和意志都在為即將來臨的戰鬥做好準備。

哨兵感覺到牠內心的變化，這似乎使牠覺得安慰，同時也感到敬畏。

「謝謝你趕來通報。」他平靜地告訴牠。「等你休息夠了，我有任務要交給你。」



越來越多的哨站傳來回報。並不是所有哨站都遭到了攻擊。沒有傷亡的哨站在接到德拉茵的警告之後都派出士兵前來銀風避難所。其他的，像是阿斯特蘭納，雖有傷亡，但已成功擊退並殺死盜賊。還有一些哨站一直未回報，感覺不妙。

幾乎每一分鐘都有幫手抵達，德拉茵努力讓自己感到振奮。「我們大多數人都還活著。」她告訴剛抵達的人，並且提醒他們現在部落已經失去奇襲的優勢。「他們侵犯的是我們的家園。我們對這裡的每一吋林地都瞭若指掌，也和這片土地和諧同調。這兩種優勢部落都沒有。我們是防禦的第一線，而且我們對這裡的地形——」

一隻風暴烏鴉飛進銀風避難所的旅店，所有中尉將士都集中在這裡。菲林在半空開始變身，然後輕巧地雙腳著地，因為趕路而微微喘著氣。

德拉茵和其他人不發一語聽著菲林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他看到的對象……以及這支軍隊裡面可能還有誰。她逼自己不可以表現出情緒，但是他每說的一個字都像是穿心的利箭。

這件事已經注定要發生。部落對達納蘇斯出動大軍，領軍的是瓦洛克·薩魯法爾霸王，而且很有可能大酋長也來了。他們此行帶齊了所有的人員、補給品和裝備。

「敵眾我寡，你認為差距多大？」她低聲發問。

菲林遲疑片刻。「大概七、八比一。」他終於回答。

靜默的空氣像毯子一樣沉重。

好多。太多了。少了艦隊——

不。她不能執著於這個念頭不放。

她望向外面的密斯特拉湖。這陣子所下的雨讓水位高漲，湖心小島上的小屋只差幾呎就要滅頂了。

「這場雨。」她突然說。「他們騎乘科多獸、帶著車隊，還有沉重無比的裝備。道路還都是泥濘，車隊會陷在裡面，而且高漲的急流沒那麼容易通過。」

她的眼中冒出怒火。

「尤其是把橋梁給燒了的話。」

第三部：  
猛襲

第一批將士殞落，  
這場戰鬥的先鋒，  
在我們之前  
赴那靈與影的國度。  
我們還有鮮血要灑。  
他們的。我們的。  
這就是要付出的代價  
換取時間拯救我們光輝的城市  
那座夢與星光之樹所守護的城市。

---

安杜因·烏瑞恩、泰蘭姐·語風、費倫和吉恩·葛雷邁恩一同站在雄獅陵園。安杜因注視著父親的石刻雕像，一如往常地感到胸口一緊。即使是現在，已經好幾個月過去了，他還是很難相信他已經不在了。有時候安杜因會在暮光時分來到這裡，在那日與夜的分界點，他能說服自己父親就在這裡，只是剛好站在他看不見的角落。

「這裡的氣氛好寧靜。」泰蘭姐說。「很高興能有這個榮幸欣賞這裡。」

她和其他聯盟領袖曾在瓦里安過世後不久來到這裡瞻仰放置在此的一副象徵性的空棺。這座陵園也一樣是空的，因為瓦里安屍骨無存，無法下葬。但即使如此，比起其他地方，這裡還是最讓安杜因有靠近父親的感覺。

「暴風城的市民非常善解人意。」安杜因說。「我來這裡的時候，沒有人會打擾我。在這後面，可以看到壯觀的暴風港。」

他們走下樓梯時，一名暴風城守衛朝他們匆匆跑來。安杜因也小跑步下樓迎上去。其他人都跟在他身後。

「發生了什麼事？」他問。

守衛調整呼吸，但他開口的對象卻不是國王。「泰蘭姐女士，發生攻擊——撤離——開始了。難民——正在通過傳送門過來這裡。」

泰蘭姐整個人僵住。有那麼一瞬間她彷彿是座雕像，甚至比月神殿裡的海迪妮還要美

麗。唯一打破這個幻覺的是頸子上快速跳動的脈搏。她說，「帶我去找他們。」

四名領袖抵達巫師聖所時，已經有十幾個難民聚集在這裡。大法師馬林維持著傳送門的開啟好讓難民繼續通過。這些全是平民——有鐵匠、裁縫師和烘焙師。只有一名哨兵陪同他們前來，泰蘭姐一到，她立刻大步向前，跪下，然後遞給她一個卷軸。

安杜因認得上面的徽印。這個卷軸來自瑪法里恩·怒風。泰蘭姐讀著卷軸，眼睛睜大，雙唇抿成冷峻的線條。雖然他們在地圖室裡討論的議題不怎麼愉快，但是有她在這裡拜訪安杜因感到很愉快。不過現在，他彷彿正在見證吉恩從人類變成狼人的轉化過程，儘管並不是這麼明顯，但眼前這名卡多雷領袖正在從女祭司轉化成戰士。

她抬起頭。當她終於開口的時候，聲音冷靜且沉著。「部落正在攻打梛谷。」

「梛谷？」安杜因複述一遍，感到錯愕。

「可是希利蘇斯——」吉恩開口。

然後眾人突然領悟到可怕的事實而沉默下來。這個消息彷彿對安杜因的肚子擊了一記重拳。薩魯法爾所集結的部落大軍至始至終都不是要攻擊希利蘇斯。如果這支軍隊的規模真如安杜因底下間諜所打探到的這麼龐大，梛谷絕對抵擋不了。

而且梛谷是阻止部落進犯達納蘇斯的唯一關卡。

他非常氣憤，也很震驚，儘管他做了這麼多努力，希瓦娜斯·風行者仍再一次徹底地玩弄了所有人。而且這一次，代價是聯盟的血。

吉恩用拳頭重擊手心，打破大家因錯愕而產生的這片靜默。他的臉漲得通紅，雙眼也因盛怒而發光。「希瓦娜斯玩弄我們！肖爾底下的那群間諜——」

「報告他們看到了什麼。」安杜因說。他心情沉重，罪惡感撕裂著他。「那就是間諜的工作，不能怪他們。薩魯法爾和希瓦娜斯都是高明的戰術師，也是作戰閱歷豐富的老手。」他深吸一口氣。「失敗的是我。我早該知道部落決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破綻。」

「閱歷比你豐富的老手一樣沒料到這一步。」費倫對他承認。雖然費倫是想安慰他，但自己的眉頭卻因擔憂而深鎖。

「要怪罪以後多的是時間，也少不了要承擔的責任。」泰蘭達說。她的語調扼要、自制，她冰冷的怒火與蘊含的睿智，和吉恩勃發的烈怒剛好相反。「現在，聽好。」

她繼續讀信，同時為大家翻譯大意。「我們有多所哨站和巡邏兵遭到了聯合攻擊，其中包括銀風避難所、阿斯特蘭納、星塵尖塔和莫爾杉壁壘。」

她的話音沒有一絲顫抖。安杜因大感佩服。對他來說，這每一個名字都是一記重擊。

「現在，部落很可能暫時無法前進。瑪法里恩認為梣谷目前的指揮官——泰蘭姐的眼睛微微張大，然後繼續道——德拉茵·夏月，會試著在弗倫河阻止他們前進。那裡是天然的屏障，因為最近不斷下雨而水勢高漲。」

安杜因想起間諜的回報。雖然在部落要攻打的地點上差了十萬八千里，但是卻鉅細靡遺地報告了他們有哪些武器。「部落有攻城機具。這會讓他們在渡河的時候遇上難題。」

泰蘭姐點頭。「瑪法里恩已經召回正在前往菲拉斯的艦隊。如果能把他們困在弗倫河，就可以為我們爭取到寶貴的時間。」

沒有人把那個問題說出口——*這樣就夠了嗎？*安杜因掃視難民臉上驚恐的表情。要是讓部落帶著那樣的武器抵達達納蘇斯……

他吞了吞口水，深呼吸，請求聖光賜予他清楚的腦袋和精準的思考。「暴風城會立刻出動援軍。」他說。

泰蘭姐點頭。但是她明白，大家也都明白，傳送門一次只能傳送幾個人，無法傳送大批的軍隊。他儘可以出動先前為希利蘇斯之役而從全艾澤拉斯集結起來的大軍，但是絕對會來不及。

或許能來得及。或許伊露恩——或聖光——會與他們同在。「泰蘭姐女士，那是你們同胞的土地。我知道卡多雷一定會讓部落步步奮戰才得以前進。你們擁有熟悉地形的優勢，他們沒有，他們不像你們對地勢瞭若指掌。那些笨重的武器很可能就是他們會失敗的關鍵。」

他對哨兵開口：「尊師瑪法里恩的行動很正確。讓他知道我們收到消息了，並且暴風城會做好迎接難民的準備。只要能夠過來，就可以在這裡找到庇護。我向你保證。」

他轉向費倫。「我想請你照顧難民。」他說。「能不能護送他們前往大教堂，看看他們需要什麼？」

「沒問題，」預言者答道。「這是我的榮幸。各位朋友，」他對難民說，「請跟我來。」他對泰蘭姐點點頭，泰蘭姐對他勉強擠出一個笑容。

「在達納蘇斯還有很多吉爾尼斯人。」吉恩在這群難民跟隨費倫走下鋪著紅毯的階梯時對安杜因說。「我想去把他們帶回這裡。我的人民需要親眼看到，他們的領袖並沒有遺忘他們。」

安杜因搖搖頭。「此時此刻，我需要你的經驗和你的建言……以防事態往最壞的方

向發展。」

「不用擔心，」泰蘭姐告訴吉恩。「我的同胞會確保他們抵達安全地點。」

「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拋棄他們。他們需要看到熟悉的臉孔！」

安杜因很能夠理解。他和夜精靈一樣喜愛吉爾尼斯人，要是沒有他們信賴的人在場，吉恩的人民一定會感到驚慌失措。「泰絲公主呢？」他提議。

「要是我知道她在哪，早派她去了。」吉恩沒好氣地說。他暫停，不斷思考，一旁的傳送門發出嗡嗡，又有更多的夜精靈從中出現。「米雅。」他說。「沒有人比她更懂得安撫人心了。再說，她大半輩子的時間都待在那裡。」

米雅·葛雷邁恩皇后的確常常拜訪達納蘇斯的咆哮橡樹營地。安杜因非常喜歡她，而且不得不同意，她雖然嬌小，但是她機智、仁慈且意志堅強，是完美的不二人選。

「安杜因國王？」說話的是埃莉亞娜哨兵，安杜因記得那是她的名字。「這只不過是剛開始。尊師瑪法里恩已下達全面撤離的命令，不只是達納蘇斯，連周邊的黑海岸也包括在內。」

*那麼他其實已經認定毫無希望。沒有人開口道破，但他看得出來在場的所有人心裡都這麼想。*

他在腦海裡飛快思索好幾件事。大教堂滿了之後，該在哪裡安置撤離的夜精靈？他們的數量不多，但達納蘇斯畢竟是座大城，這件事會對他們這一族、對他們的文化造成多大的衝擊？他該如何在這個緊急的時間窗口內為所有的戰鬥人員備妥武器、士兵和其他補給品？

「我會派一隊暴風城守衛去協助咆哮橡樹以及達納蘇斯中其他地點的撤離行動。大法師馬林，請向達拉然傳遞消息，讓他們瞭解目前的狀況，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前往暴風城協助開啟傳送門。」

馬林點點頭。

「梣谷那邊，我會立刻把現有的部隊派過去。費倫可以隨意運用這裡的一切，盡可能地尋找空間收容難民。我還會再派人前往虛空之光神殿，請牧道會的牧師過來協助。我確定法奧大主教一定會很樂意。」

泰蘭姐原先一直不發一語，現在她正在和埃莉亞娜哨兵交談。「我會和你回去。我要和瑪法里恩一起守護我們的城市。」

哨兵跪下。她說的不是通用語而是達納蘇斯語，因此安杜因只聽得懂一小部分。但無

論她說了什麼，很明顯都是發自內心，而且很明顯地，泰蘭姐深深地受到感動。她跪下去擁抱埃莉亞娜好久，然後起身走向那群難民。他們敬畏但渴望地向她伸出手，安杜因在他們的臉上看到了擔憂。

泰蘭姐用一隻手環抱著一名抱著嬰兒的母親。自從得知這件噩耗之後，這是她第一次話音顫抖：「我渴望回去和我的丈夫並肩作戰。但是我的同胞需要知道當他們穿過那道傳送門時會有人在這裡守候。所以……我要留在這裡。」

她的眼裡閃爍著淚光。「暫且這樣。」



米雅·葛雷邁恩皇后在丈夫和她說明到一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準備要前往達納蘇斯——他知道她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在一起很久了，一同經歷過風風雨雨，幾乎不需要言語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儘管如此，吉恩還是忍不住提醒她快去快回，不要久留。米雅答應他，她幾個小時後就會回來。

她深長地親吻丈夫並熱情地擁抱泰蘭姐——米雅知道這個待在暴風城的決定有多讓高階女祭司深感焦心——之後，她踏進傳送門，此時距離埃莉亞娜哨兵抵達暴風城才過了半小時。米雅帶著暴風城守衛很快就會帶食物以及急救用品抵達的承諾，和埃莉亞娜一起出現在全艾澤拉斯她最喜歡的地方：月神殿。

在平時，這座神殿寧靜而通風，但現在則擠滿人群。雖然還是保持著基本的秩序，但到處充滿了不安的低語，掩蓋了寧靜的泉水聲。

「米雅皇后！」一名為她和埃莉亞娜開啟傳送門的法師發出驚呼。「沒想到您會來！」

「別這麼驚訝。」米雅說著，一面退開門邊，好讓正在耐心等候的夜精靈前往暴風城。她對大家鼓舞地點點頭，展現她一如往常的那股樂觀、有我在別擔心的自信態度。

「我可是一點也不驚訝。」阿斯塔利·逐星說著，帶著溫暖的笑容朝她們走來。「我就知道你會來。」

兩個女人擁抱在一起。皇后不喜歡自己對任何人「偏心」，但這名聲音溫柔、有著綠色頭髮的女祭司對她來說是特別的。他們打從一開始就一見如故。

米雅悄悄問她，「大家的狀況都還好嗎？」

「我們是卡多雷。」阿斯塔利只這樣簡單表示。

話卡在米雅的喉頭。吉恩很少對她隱瞞任何事，他所說明的狀況讓她非常擔心。他

請她確保所有在達納蘇斯的吉爾尼斯人都安全抵達暴風城，也請她在完成任務之後盡快回去。她在當下做出決定。這並不是米雅·葛雷邁恩頭一次不管任何人——包括她的丈夫——希望她怎麼做，而逕自去做她發自內心認為對的事情。

「我會在這裡停留一陣子。」她說。「等我確保我的同胞安全了，我會繼續留下來協助你們。」

「米雅皇后，我不認為吉恩國王——」

米雅揮揮手要阿斯塔利不用再說。「吉恩那邊就交給我。」

雖然周圍的氣氛充滿緊張，阿斯塔利的嘴唇還是忍不住漾起淡淡的微笑。「您是最了解他的人，陛下。」

「沒錯。現在，」她轉頭面向法師。「梅莉爾，對嗎？」

「是的，陛下。」

「能不能請你去咆哮橡樹協助那裡的撤離行動？」

「沒問題。」他說。「能夠協助吉爾尼斯是我的榮幸。」



援手持續來到銀風避難所。德拉茵並沒有抱持著會有足夠的人手前來擊敗部落的妄想——*該怎麼*來就已經是個問題。儘管如此，弗倫河還是拖住部落、並且把部落的獸人、食人妖以及其他成員送去見祖宗的最佳地點。

一名精疲力竭的德魯伊，遠從達納蘇斯帶了瑪法里恩的一封信飛抵這裡。他告訴德拉茵，尊師已經收到埃莉亞娜的消息。泰蘭妲和安杜因國王在一起，國王承諾會協助夜精靈撤離，並且會出動援軍。瑪法里恩也已經派出幾隊德魯伊前來協助德拉茵。

「他們很快就會抵達。」儘管德魯伊已累到極點，和還是鼓勵著德拉茵。「樹木和河水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和大自然的合作越密切，就越能獲得滋養，我們的敵人也越沒有獲勝的希望。」

「謝謝你。」德拉茵說。「你的技能會在這裡派上用場。梣谷感謝你——我也是。」

她下令給這位疲累的德魯伊帶來食物和飲水。然後她展開信件。雖然德拉茵很高興撤離行動開始了，但她還是很擔心。傳送門就像是當初開給探險者協會的矮人那樣，通常一次只能有一個通過，最多兩、三個。對個人而言，這是從一地前往另一地的絕佳方

式，但不適合用來疏散整座城市。

也不適合用來傳送軍隊。

*我們要盡量拖住部落，她是這樣告訴她的戰隊。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前進的每一步都  
得經過一番苦戰。*

她迫切期望瑪法里恩會提供將這句話化為事實的方法。

*我已經派人通知羽月將軍，大德魯伊在信上這麼說。載著羽月將軍麾下士兵的艦隊  
會立刻返航。我也已經下令法師協助你，不久我就會親自抵達榕谷。*

*鼓起勇氣，夏月指揮官。你不是孤軍奮戰。*

*伊露恩會與我們同在。*

一道傳送門旋開，平時不太表露感情的夜精靈這時也發出了歡呼。向來在達納蘇斯只受到謹慎對待的法師們，在踏出傳送門並受到熱烈歡迎的這一刻任不住露出驚訝的笑容。歡呼聲在他們各自又開啟一道傳送門時變得更加熱烈，隨著接下來幾分鐘內又陸續從傳送門中出現十幾頭巨熊、巨鳥和夜刃豹時變成滿堂喝采。

*尊師，謝謝您。*

「我們需要你們的火焰。」德拉茵對其中兩名法師說。他們自我介紹，分別是薩凡尼司和羅樂嘉。「有一些東西需要燒毀。」

位在弗倫河上方的橋樑——以木料鑲嵌石材所精工打造的拱橋——是首批要燒的目標。德拉茵派部隊過橋，一次派十到二十名。

他們的任務也和燒東西有關。

菲林說部落有攻城機具。要是這些機具從莫爾杉壁壘抵達弗倫河，戰況會非常慘烈。而要是讓這些機具過了弗倫河——

光是想像部落進到達納蘇斯玷汙那美麗的白石走道、褻瀆城裡的神殿、掠奪珍貴的聖物，甚至是踐踏細密交織在城市裡那充滿綠意的生活空間……德拉茵不准自己再想下去。他們現在在這裡能破壞的武器越多，之後能抵達黑海岸摧毀她的家園的武器就越少。

只要還能行動的夜精靈都被派去進行任務了。經過了這幾百年，就連一般被視為是平民的裁縫師、食物商人和旅店老闆，都學會了足以保護自己的戰鬥能力。那些無法保護自己的——帶著小嬰兒的母親以及傷者——都在法師抵達之後通過傳送門被送往暴風城。

德拉茵看著這一切，突然感到悲哀，那些顯然是被送來這裡接受保護的，也都加入了哨兵姊妹們的行列，安靜地背著弓和匕首奔向橋的另一端。

雖然她並沒有聽到聲響，但是她感覺到菲林靠近她身邊。他溫暖而強壯的手放在她的肩頭，在那個瞬間，德拉茵願意放棄一切重返林地的寧靜被打破前的那一刻、重溫今天早晨和他共枕而眠的時光。更美好的，是能夠再度和他一起在安全寧靜的達納蘇斯中並肩漫步。

法師們正站在那裡等待指令。

德拉茵深吸一口氣。「全燒了。」

薩凡尼司的雙手捧成杯狀上下交疊，來回游移。德拉茵突然荒謬地想起有次她在山頂上搓了顆雪球，丟向毫無防備的菲林。這段記憶讓她嘴角揚起淡淡的微笑。

法師掌中出現火星，然後漸漸形成一小團橘色火焰。火球離開薩凡尼司的手掌朝橋梁飛去。這座美麗的橋突然化成一團烈焰，在黑夜裡燒得劈啪作響。

德拉茵耳中聽到模糊的叫喊，然後她在遠處的樹林裡看到一道細細的煙霧升起。已經成功摧毀一架攻城機具，這座在短時間內就已飽經劫難的城市，少一具能對它發動攻擊的武器了。

然後……她聽到隆隆的鼓聲。

她的身體在菲林的手底下開始緊繃。

「告訴我你需要我做什麼。」他說。

活下來，她心想。但她說出口的是：「你之前和這些德魯伊共事過嗎？這些從傳送門過來的德魯伊？」

「和其中幾個有過。」他說。「我們的默契不錯。」

「那麼，去帶領這支隊伍，讓部落以為我們的數量比他們所預料的還要多。」

菲林看向漂滿燒焦木塊的河流。他的眼光沿著焦黑的殘骸往下游移動；然後他再看向上游。他眯起眼睛。

「這應該真能辦得到。」菲林說。他把德拉茵拉過來吻她，這一次非常溫柔，然後他把雙唇貼上她的額頭。他用只有她聽得到的聲音低語：「我知道你在害怕。我知道你是在擔心人民的安危，不是在擔心自己。但是不要失去希望。事情還沒有結束。我們絕對不會讓任何一條生命白白犧牲。」

他碰碰她的臉頰，然後離去。

德拉茵把頭轉回來看向河的另一端，緊抿著雙唇。「來吧，」她對哨兵維娜拉說。「

我們去大鬧他們一場。」

*我們會盡量摧毀他們的武器，讓他們以為我們的人數比他們所預料的還多。我們會用箭矢干擾他們，用林地裡的樹木絆倒、勒殺他們。我們會展現殺氣，讓他們驚愕而喪氣。*

*我們會守住這道防線。*



菲林已經有好多年沒回梛谷，但是他對這裡記得一輕二楚。弗倫河戰術目前奏效了，但最多也只能爭取時間。他眼前這批大軍最後還是會成功渡河，就算是要爬過自己人的屍體。

*雖然如果是這樣，他不懷好意地想著，我一點也不會介意。*

他不知道敵人對梛谷的地形有多了解，但是不能就此低估薩魯法爾或黑暗女王。部落之前曾經侵略並占領過梛谷的部分地區。薩魯法爾一定和菲林一樣清楚，弗倫河最狹窄的河段在北邊，就在薩維亞廢墟的正下方。部落一定會朝那個區域前進。

菲林的計畫很簡單。按照指揮官的命令，他把所有德魯伊召集過來，迅速向他們解釋一番。「他們的數量很多而且也清楚這個優勢。我們的任務是讓他們對這點產生懷疑。他們很快就會把攻城機具帶過來，想辦法在這裡渡河。夏月指揮官他們會在距離河流還有一大段距離的地方和他們開戰。其他的負責巡邏，阻止部落渡河。只要部落試圖渡河，就吹響號角。

「我們要做好準備在薩維亞廢墟附近的水池和其他區域攔截他們，不管何時何地，只要聽到呼喚我們就趕去。」

他們注視著彼此，感到疑惑。「要怎麼才能辦到？」其中一個德魯伊問。

菲林微微一笑，往上一指作為他的回答。



在結束第一波攻城機具破壞行動後，德拉茵把她的戰隊召回弗倫河的西岸。他們已經盡一切所能地去做，現在，只能等部落打過來。而德拉茵現在歡迎他們。

夜精靈身上都戴著號角。只要在對岸有部落集結並開始泳渡，卡多雷就會發射箭矢，讓河面浮滿部落的屍體。每當敵人成功上岸，夜精靈就會一舉湧上這些運氣用盡的傢伙，圍剿他們，從他們的屍體上拔回箭矢，然後再回去對付下一批不幸正在前進的部落成員。

菲林的計畫——每當聽到戰鬥召喚，德魯伊小隊就從樹上移動過去——效果奇佳。但這並不是長久之計。號角聲幾乎隨時都在各處響起。

她並沒有主動尋求指揮官這個位置，但是她不會逃避。現在她身先士卒，和同伴們一起發狂地戰鬥，遠距離的敵人就發射箭矢，近距離的就揮舞月刃。

一隊由三名食人妖、兩名牛頭人和一名血精靈所組成的六人小隊渡河上岸。其中一個身為戰士的牛頭人和那兩個食人妖組成一道盾牆，擋開了瞄準要害的箭矢。德拉茵放慢呼吸，仔細瞄準，然後等待。

出現了，三吋大小的破綻。她讓箭矢飛射出去。

她的眼角突然閃過一團紫影。原本站在她身旁的維娜菈已經倒在地上。一支尾端有著條紋翎羽、箭桿上飾有金屬珠環的箭插在她的脖子上。

德拉茵在千鈞一髮憑藉本能和數百年來的訓練朝一旁閃身。第二支箭矢落空，呼嘯著從她身旁掠過，埋進樹幹。

她翻身躍起並同時射出箭矢。落地時，她看到在對岸樹林的暗影中有兩點閃爍的紅光，還有一張被風帽遮去一半的臉。

那張臉的皮膚是灰藍色的，但不是受伊露恩祝福的健康夜精靈膚色，而是帶著泛綠色澤，提醒所有看到的人在那之下所包藏的腐化。她的面紋是黑色的，雙眼閃耀著血紅。

那是希瓦娜斯·風行者。

黑暗女王，部落的大酋長。千萬生靈的屠殺者。這名可怕女妖的天性——輕蔑大自然、痛恨生命、行動莽撞——和夜精靈所代表的一切完全相反。而她也來到這裡了。

如果殺了大酋長，部落大軍就會陷入混亂。把頭砍了，身體就會倒下。

德拉茵用半次心跳的時間搭弓放箭。

希瓦娜斯不見了。

*不！*德拉茵忍不住痛苦地發出輕呼。*我原本可以結束這一切的，就在這裡——*

新一波箭矢尖嘯著破空飛來。德拉茵強自抵抗這令她動彈不得的絕望感受。這只會壯大敵人。她不會放棄希望。

*伊露恩，請保護您的子民。保護他們不受這群怪物的威脅。賜我們在這場戰鬥中奮戰的力量，保佑大家平安。*

然後，好似祈禱得到回應，數頭夜刃豹在她身後發出低吼。阿斯特蘭納的女獵手也來

加入戰鬥了。疲憊的士兵們發出歡呼。

一位女獵手走向德拉茵。指揮官一面發射箭矢，一面注意聽她帶來的消息：「尊師就快來了！」

瑪法里恩·怒風快到了，他會遵守承諾。現在是該撤退並為下一個階段做好準備的時候。「幫我找一名德魯伊。」他對女獵手下令。「尊師需要知道大酋長在這裡。」



號角在南方響起，宣告部落又新來一批不知自己正在送死的傢伙。夜刃豹天生的口鼻構造不是用來微笑的，但儘管如此，狂喜還是牽動著菲林巨大獠牙邊的肌肉。

這個計畫發揮了奇效。每次他們以夜刃豹或巨鳥形態從天而降，部落士兵只會蠢笨地抬頭——如果他們知道要抬頭的話，幾乎都沒有——只倒抽一口氣就被輕易殺死。十六名在柊谷蓊鬱枝葉中穿梭的德魯伊動作迅速、安靜且謹慎。他們這麼多人在枝葉中移動，照理說很容易就會壓斷樹枝。但菲林的「獸群」使用這些形態的經驗已有數百年，移動地當下就在快速計算風險，速度快到連自己都沒有察覺。

他們從一段樹枝跳向另一段樹枝，如死亡般寂靜無聲。他們以協調的節奏移動，呼吸和心跳合而為一。曾有片刻，菲林聽到聲響而將耳朵轉向聲源。他轉動著巨大的頭顱嗅著，但是沒有聞到任何氣味，也看不到任何動靜。他才剛落到另一段樹枝，就聽到他身後兩隻巨鳥發出痛苦的呼嘯。其中一隻摔落到下方柔軟的草叢中，另一隻則全速撞上一棵樹。

下一波手裏劍再度破空而來，菲林聽到聲響往一旁跳開，然後扭轉他那貓科的身體，和他的同伴們一起掉頭回去對付那個殺手。一名伙伴運氣沒這麼好，一路呼號著從枝頭翻滾而下。

殘酷的風向改變了，他現在能夠聞到血精靈的氣味，那股味道充斥在菲林的鼻間。但是他無法確切辨認出盜賊的位置。然後——*在那裡！*愚蠢的辛多雷暴露出自己，跳躍在月光下，他落在一根樹枝上，然後再跳向另一根。菲林和其他德魯伊追了上去。

盜賊前進的方向正在遠離戰線，他們知道他是刻意這樣做。但是他還沒有搞清楚他現在是在*他們*的地盤上，而不是在他那金紅色的主城中。這裡的樹根和枝葉都服從著變成卡多雷的德魯伊，使他們得以為這座遭到侵犯的森林執行憤怒的復仇。

樹木甦醒過來，樹葉顫抖著，準備抓住這名入侵者。

又有兩支手裏劍破空而來。菲林和其他德魯伊扭身躲過，只有在對這個形態無比熟悉之下才能在樹枝間飛躍或是在空中翱翔。全身藍灰、身型修長的珊姐怒火中燒，她朝血精靈撲去，張開利爪、露出長長的獠牙——

菲林驚恐地看著这一幕，珊姐的喉嚨突然被劃開、鮮血像洪水般湧出，她一路滾落到地面。

在菲林的頭頂上方，他的兄弟姐妹們太過專注地對付這個嘲諷著他們的獵物，同一時間落在同一枝伸出的枝桠上。但是盜賊已經不在那裡。那根枝桠應聲而斷，夜刃豹一路發出淒厲的呼喊，直到地面傳來撞擊的悶響。

來不及了。菲林在他們掉下去的瞬間就已經知道。盜賊會在他們能夠重新做好保護自己的準備之前就殺了他們。還在樹上穿梭的德魯伊或飛或躍地趕去幫忙。菲林振作自己也跟了上去。

又一次心跳的時間過後，林間傳出槍聲的巨響。

盜賊還有同伴。很好。哀痛又悲憤的菲林早已準備要大開殺——

「走。」他聽到這聲低語。

要是其他人，可能會以為他們只是聽到在葉隙中嘆息的風聲，但是菲林認得這是尊師的聲音。

瑪法里恩·怒風。

菲林看不到他的導師，但是瑪法里恩看得到他——不僅是肉體，還看得到他那憤怒而破碎的心。大德魯伊一如往常，準確地說出菲林不想聽、但是卻需要聽的話。

菲林抗拒似地緊抓樹枝不放。他的視線因盛怒而變得血紅，結實的豹貓肌肉緊繃著不願服從。但尊師是對的。盜賊和獵人不會是大德魯伊的對手，而菲林可以留著這條命改日再戰。

他感覺到一股治療能量消除了他四肢間的痠痛、活躍了他的感官，儘管無法撫慰他的靈魂。在他下方，盜賊、獵人和獵人的寵物正在處決菲林的兄弟姐妹們。他聽到他們的呼喊，聞到了他們的鮮血。

然而，他必須離開。

他痛苦地咧嘴，振作自己，轉身，然後朝弗倫河奔去。

他的動作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從一根樹枝跳到另一根樹枝，把怒氣發洩在每一次的跳

躍上。菲林沿著弗倫河往南，即將抵達德拉茵先前戰鬥的區域，他在此時聽到咯吱咯吱的可怕聲響。

他打過北裂境那場戰役，聽過冰與雪的聲音。他親眼目睹過冰川裂成一大塊凍結的海水，藍綠色的冰塊削落而下，滾落到極寒的深海中。

他也認得這個聲音。這是用魔法產生冰塊時發出的聲音。

他們在讓弗倫河凍結。

*他們怎麼會沒料到這一點？*菲林絕望地想著，身上的肌肉隨著在樹枝間狂奔而快速縮放。他的眼睛突然因為亮起的橘光而眯起。是部落的其中一名法師為同伴製造出來的照明。菲林將利爪埋入樹枝穩住自己，才沒有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樣掉下去。

他們正在以部落中某個醜陋的語言大喊。經過短暫幾次心跳的時間後，菲林搖搖頭，張開眼睛，繼續在高高枝頭間奔馳。

菲林在和他的德魯伊沿著河流跑上跑下攻擊試圖渡河的部落士兵時，其他夜精靈也加入了他們。德魯伊得知他們失去了所有的精靈貴族法師。這些法師在初期階段幫了極大的忙，燒毀了好多座橋梁和攻城機具，但是希瓦娜斯的弓箭手——或許還有黑暗女王本人——專以這些法師為目標，迅速地把他們都解決掉。因此，現在已經沒有法師可以融冰、將河流復原成高漲的急流。

魔法照明消失了。黑暗又籠罩四周，這是卡多雷的時刻。部落裡面大多數的種族都熱愛陽光。夜落時分處在森林的陰影中對他們那習慣了沙漠強光的眼睛來說是一大挑戰，而菲林的夜視能力還因為目前的獵豹形態而進一步獲得提升。

他透過葉隙俯瞰在月光下閃耀著光芒的冰面。第一波襲來的部落已經成功上岸。他們有的因為太急著要對付可恨的敵人而滑倒，但大多都只是自尊受到損傷。已經有可觀的部落成員從這個關口渡了河，而在弗倫河的其他關口一定還有其他部落也已經渡河。

他在他們當中看到了霸王。

菲林頸背上的毛豎了起來。他讓自己不去聽戰鬥的嘈雜、刀劍相交與錘子擊碎骨頭的聲響、勝者的歡呼和將死之人的嘶吼——鮮血的氣味在梛谷生意盎然的綠色氣息襯托之下，顯得格外詭異——菲林把全副注意力都放在那個正在奔跑的獸人身上。

*要是我現在就殺了他——*

只要再幾根樹枝的距離、再跳一次就好——那個正以高明技術憤怒地揮砍著斧頭的白髮獸人，只有一躍之遙了。在微弱的光線裡，薩魯法爾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眼前的戰鬥上，

不會注意到這個德魯伊。

他會連是誰殺死他的都不知道。

菲林張開大口、伸出利爪撲上去，心臟在胸腔中劇烈鼓動。

又是一道橘光——法師又施放了法術。

薩魯法爾的視線和菲林交會。

德魯伊的離得還太遠。他在獸人的斧頭落下時感到一股風壓。這一記揮砍的力道無比強勁、斧口又極其鋒利，菲林在頭被削下後的接下來幾個片刻間只對出現在他眼前的滾動景象感到困惑。

但是這段時間足以讓他在一切變黑之前明白，他失敗了。



艦隊在前往菲拉斯的途中遇到危險的氣候。暴風雨讓許多隻船艦偏離航道，使他們的航行進度落後。科爾德瑞莎雖然逼著船員加速前進，但心中並不急著再回去體驗希利蘇斯的烈日與熱沙。

她和珊蒂斯·羽月彼此都聽說過對方，這是當然的，兩人都效忠於泰蘭妲。不過科爾德瑞莎從來沒有直接在這名哨兵將軍的麾下待過。她在和德拉茵討論重新調派的時候故意表現地輕鬆自在，並且為她年輕的朋友開心她將有機會在風木指揮官底下做事。但安娜芮絲·風木只是很有名氣。珊蒂斯·羽月則是個傳奇。而且科爾德瑞莎一想到即將要見到她其實暗中在顫抖。

她其實一點也不需要擔心。珊蒂斯和泰蘭妲的深厚友誼是建立在她們彼此的共通點上，而且這名傳奇的弓箭手將軍本人親切又容易親近。珊蒂斯的領導模式無比自然，她讚揚效率和奉獻，並激勵士兵提升自己。她有規則，但是所有規則都有道理；有戒律，但是從來不以處罰為目的。甚至就連訓誡方式也只不過是充滿智慧的幾句提點。

外頭有暴風雨在肆虐的時候，科爾德瑞莎往往會受邀到將軍的房間內同桌用餐。她們開酒暢飲、分享故事，一天天就這樣過去了。

珊蒂斯在她們討論最適合作為箭矢的翎羽時在夜空中看到一團黑影。科爾德瑞莎跟著將軍的視線抬起頭，心中一寒。

那是一隻體型比海鷗大的猛禽，而且是在夜裡飛行。

那是隻風暴烏鴉。

這只會有一種可能。這隻實際上並不是風暴烏鴉的風暴烏鴉降落在甲板上，變回精靈的模樣，科爾德瑞莎和珊蒂斯馬上從椅子上起身衝出去。德魯伊因力氣用盡而發著抖。她看起來好年輕。其他的德魯伊呢？瑪法里恩竟然需要出動這名才剛開始訓練不久的新兵？

「不，妹妹，」珊蒂斯對掙扎著想要站起來的德魯伊說，「別再讓自己更累，但是請告訴我們你帶來的消息。發生了什麼事？」

科爾德瑞莎為這個女孩倒了杯水，珊蒂斯跪下來把水遞給她。

「部落。」德魯伊喝完水後說。「軍隊——改道。他們進攻達納蘇斯，不是希利蘇斯。瑪法里恩派我來。你們得回航。」

恐懼像是冰水灑了科爾德瑞莎一身。「不。」她喘著氣。不要是達納蘇斯。不要是她們付出了這麼多犧牲所建造的光輝城市。還有德……

她首當其衝位在大軍進攻的路徑。

打過數千場仗的珊蒂斯比科爾德瑞莎更快振作起來。「這個計畫太高明了。」她喃喃道。「每一步都是算計。」她的眼神迷離、充滿沉思。「不過他們沒料到我們航行的速度會這麼慢。我是第一個找到的嗎？」

「是的，將軍。」德魯伊說。「我奉命要先把這個消息告訴您。」

「雖然我不願意對你做出這樣的要求，但是……你還有力氣去把這個消息告訴其他船艦嗎？他們就在我們的後方航行。」泰蘭姐批次派遣艦隊，希望能瞞過部落的耳目——結果完全沒有這樣做的必要。

「沒問題。」年輕的德魯伊說。

科爾德瑞莎覺得這對女孩來說太勉強，但也別無選擇。

「去吧。」珊蒂斯下令。「通知他們，讓他們的德魯伊命令風與水。我們要立刻返回黑海岸。你明白了嗎？」

憔悴又蒼白的德魯伊順從地點點頭。

珊蒂斯露出微笑，捏了捏她的肩頭。「為我們再努力一下。然後你就可以休息了。你叫做什麼名字？」

「塔夏菈。」

「塔夏菈，」珊蒂斯正色道，「你可能剛拯救了你的同胞。」

光彩浮上年輕德魯伊那精疲力盡又充滿恐懼的臉龐。



德拉茵並沒有意會到那奇怪的嘎吱聲是河流正在凍結直到已經太遲了。而且果不其然，很快地就傳來另一種聲音——終於能過河的部落士兵發出了勝利、嗜血的吼叫。

她一開始就沒打算要在弗倫河把部落完全擋下，只是要拖延他們，好讓無辜的平民有逃走的机会，並且爭取時間讓更多能夠作戰的卡多雷趕到。儘管如此，這對德拉茵來說還是一大打擊。這麼多人犧牲生命就為了要阻止他們，卻還是讓他們朝最終目標又邁進一步。

然後，就像響起了悅耳的音樂，一名使者帶來了她正等待的消息。「瑪法里恩快到了。」德魯伊告訴年輕的信使，他們已經看到像瑪洛尼般的白色鹿角在月光的映照之下閃耀。「他命一些人留下來協助他，但要我們大部分都撤退過來找你。」

*伊露恩，感謝您。*

「希瓦娜斯也在大軍當中。」德拉茵告訴這名使者。

他睜大了眼睛，一句話也沒說。

*我不該告訴他的。這樣做沒有一點好處，如果他遇到黑暗女王……除了送死還能怎麼辦？*她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塔瓦。」

「塔瓦，你的能力是什麼？」

他的不安頓時消失。他朝她匆匆露出微笑，同時踏進暗影……然後他消失了。

她沒有時間感到訝異，但她情不自禁。他這麼年輕就已經這麼厲害。她想到殺死安娜芮絲的那名被遺忘者，想到他那張睜睜的臉——想到那些在一開始的奇襲中被毒刃殺死的同胞。

怒火在她體內燃燒。憑藉著這股怒氣，一個計策開始在她心頭成形。「我需要你的能力。召集你交談過的德魯伊，組織一支隊伍。然後跟我來，塔瓦。如果瑪法里恩希望我們爭取時間，我們就應該辦到。」

德拉茵的部隊在森林裡奔馳，一路不斷聽到戰鬥的聲音。雖然弗倫河失守，但是他們正在踏著堅定的腳步直奔下一個目標——以及可能的勝利。



安杜因睡不著。自從梛谷之戰爆發以來，他睡得著的時間就片段段，作息也亂成一團。

他隨便套了件衣服，點亮蠟燭，然後往地圖室走去。到了之後，他點亮幾座大燭臺，把自己帶來的蠟燭小心地放在桌上，然後仔細查看在他眼前張開的世界地圖。

梛谷。

他回想著所有傳遞給他和泰蘭姐的信件內容，一封接著一封戰況越來越緊急。

弗倫河失守。

希瓦娜斯在這裡。

達納蘇斯陷入恐慌。

「看來你也睡不著。」

吉恩平時那張嚴肅的臉孔在他手中燭光的映照之下變得更加柔和。

年輕國王把視線轉回到地圖上。「有更多皇后的消息嗎？」咆哮橡樹營地的吉爾尼斯人在米雅過去後不久就都通過了傳送門。皇后決定繼續待下來幫忙達納蘇斯的調度，安杜因對此感到非常不安。

「她送了信來。」吉恩說。「那頑固的女人。她不把最後一隻兔子也傳送過來是不肯自己先回來的。」

「你們兩個都這麼頑固，到底是誰向誰學的啊？」安杜因說，試著擠出一點微笑。

吉恩哼了一聲。「我們在一起太久了，誰記得。」他假裝自己一點也不擔心，但是牽涉到家人的時候，吉恩·葛雷邁恩比自己所想得還容易看穿。「孩子，你呢？」

安杜因沉默片刻。他指著地圖。「我們甚至沒有足夠的刻像來代表這支軍隊如此龐大的數量。」他說著，聲音開始哽咽。「吉恩……達納蘇斯會失守。」

「我知道。」這位老人慈祥地說著，走到安杜因身邊。「部落的策略很高明，我不得不佩服。」

安杜因苦笑。「先是塞拉摩，現在是達納蘇斯。除了藍謎島之外，他們會奪下整個卡林多。而且記住我的話，我們很快就會需要撤離德萊尼。」德萊尼目前的狀況完全無法對陷入戰爭的夜精靈伸出援手，雖然有幾名充滿勇氣的靈魂為此而趕去達納蘇斯。一旦達納

蘇斯淪陷，飢渴的部落就會把目標轉向藍謎島。

「有可能。」

年輕的國王揉著他疲憊的雙眼。「這個策略比你以為的還要高明許多。」

「喔？」吉恩皺眉。「怎麼說？」

「部落絕對無法擊敗真正團結在一起的聯盟。只要我們團結一心，就沒人敵得過我們，就算沒有艦隊依然如此。」他是在指對抗燃燒軍團的初期階段中，兩邊陣營的戰艦都曾經在破碎海岸蒙受極大的損傷。「但他們要是能使我們分裂，就能將我們各個擊破。」

「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

安杜因正面對著這名早已變成他的導師兼好友的粗獷戰士。「不會嗎？」他輕聲問。「如果卡多雷的世界之樹失守了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會反擊。朝幽暗城進軍。」

「他們會用達納蘇斯要脅我們。我們就算用盡全力，也無法在達納蘇斯淪陷之前讓所有人通過傳送門。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們攻打幽暗城或是銀月城，部落就會摧毀世界之樹或是殺死在這場戰爭中淪為俘虜的同胞。你認為夜精靈忍受得了嗎？」

吉恩把眉頭鎖得更緊。他沒有回答。

安杜因接著說下去，他用比耳語大不了多少的音量輕輕說。「還有吉爾尼斯呢？如果我選擇先協助卡多雷，你會對我說什麼？」

而他的確會這麼選擇，尤其是倘若部落威脅著要殺掉數千名俘虜的時候。吉恩很清楚這一點。

「如果聯盟是分裂的，我將無法做出行動。」安杜因說。「這就是這場戰爭的真正意圖，吉恩。不是為了要奪下達納蘇斯，而是要用達納蘇斯對付我們，使聯盟之所以是聯盟的核心價值毀於一旦。希瓦娜斯要讓我們彼此反目。那才是她的偉大計畫。」他搖搖頭，看著桌上的小小刻像。「我是個笨蛋，沒有及早看穿這件事。」

吉恩沉默了好一陣子。「你是什麼時候學會這麼高深的策略的？」

安杜因乾笑起來。「我在應該要練習鬥技的時候都在偷偷看書。」

「沒錯，你是個笨蛋。」安杜因轉頭看著他，對他的話感到意外。「你竟然會笨到認為我會因為你選擇協助卡多雷而不再支持你。我不想奪回我的王國嗎？我不希望我的人民能重返家園嗎？我當然想！但是難道你以為我會為此而眼睜睜看著無辜的夜精靈遭受

苦難？難道我會忘記夜精靈過去幾年來慷慨無私地協助吉爾尼斯人嗎？難道我會忘記他們為我們緩解狼人詛咒，讓我們得以保留一絲意志不致因瘋狂而迷失嗎？難道我會忘記他們提供我們食物、庇護，並且在我們一無所有的時候敞開家園收容我們嗎？」

吉恩發出不滿的哼聲，聽起來像是在舒氣又像是在咆哮。「絕不。我絕對不會背叛他們的這份仁慈，對他們所受的苦難視而不見。希瓦娜斯不了解生命，而且她更不了解聯盟。她會狠狠地學上一課，我的話你才要記住。」

有好一陣子，安杜因只能震驚地盯著他看。然後好像上一次這樣做已經是幾萬年前了，他打從心底發出微笑。處在這樣悲慘黑暗的時刻、處在這害怕、擔憂和恐慌的局勢中，他感謝能有良善、堅強和真實的美好讓他緊緊抓牢。是吉恩·葛雷邁恩——這位脾氣火爆、硬氣固執，一度只為一己之利而不顧聯盟躲在高牆後的這位吉恩——給了他這份禮物。

「你的話我會記住的，吉恩·葛雷邁恩，我心為此感到無比的欣慰。你所說的這些是這可怕黑暗當中的一盞及時的明燈。」

兩人轉頭看到泰蘭姐站在走廊，身上還穿著女祭司的長袍。雖然她的表情依然充滿苦楚，但是卻浮現出安杜因已經好幾日未見的柔和與光彩。她走向他們，一手握著卷軸。

「我是來告訴你們壞消息的。沒想到卻因此聽到了撫慰我精神的話語。謝謝你們。」

她舉起一隻手，口中喃喃有詞。安杜因知道自己不可能在這裡感覺到一股充滿森林氣息的風吹拂他的金髮，但他的確感覺到了；他聞到了夏日時節和盎然的生意，他的疲憊有如風綻花播送種子那般地被帶走，消失地無影無蹤。

「就算我的城市淪陷，我們也絕不會分裂。」她痛苦地閉上雙眼。「他們要在阿斯特蘭納背水一戰。」

第四部：  
背水一戰

我們的城市至寶

落入了懦夫的掌握。

最後一次，我們將背水一戰。

最終一幕，我們將奮力表演。

以月之女神的光芒，

以手中利刃的寒光，

以離弓箭矢的嘯音，

我們將獲得勝利——

如果我們終未倒下。

---

回來吧。部落湧進了梣谷，他們的目標是世界之樹。在你還回得來之前，回來吧。

米雅謝過信差，他身上還帶著比為吉恩·葛雷邁恩送信給妻子更為重要的任務。她把信折起來，塞進胸前靠近心臟的地方。他的話說得很直接。他們兩人之間或許表面上看來缺乏熱情，或甚至是對彼此口出不遜，但是他們已結褵幾十年，米雅完全了解這封信想要表達的意思。她的丈夫擔心死她了。

而且他擔心是正確的。

但是她待在這裡也是正確的，能多待一刻是一刻。

把所有的吉爾尼斯人送進傳送門前往暴風城只花了不到兩小時，但是米雅深愛達納蘇斯的人民，她打算盡量在這裡待到最後一刻。她儼然成為暴風城的大使了。她站在月神殿中的月井邊緣，好讓大家能看見她，她指揮著越來越沮喪的夜精靈跟上動線，向他們保證他們一定會在人類的王國裡得到安慰與支持。

阿斯塔利在難得的空檔中來到她的身邊。「我好掙扎。」女祭司說。「我希望你離開這裡回去暴風城，但又很高興你在這裡。他們相信你對他們說的是真的，你和你的同胞都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只要你說我們在暴風城會很安全，我們就會相信那是真的。」

這段溫馨的話語讓淚水突然湧上米雅的雙眼。「我丈夫已經在另一邊做好迎接他們的準備。大家都可以撤離這裡的。」如果能出現神蹟的話，她這樣心想但沒有說出口。

「別說這種話。」阿斯塔利用只有米雅聽得到的音量輕聲說。「那句話，我知道不是真的。」

米雅在聽到這句話之後心跳忽然漏了一拍，因為她知道這是事實。「你讓我感到羞愧，我的朋友。」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知道。你說得對。」她轉頭再看一眼人群。「那些已經抵達暴風城的，我們會給予庇護。那些走不了的，我們會派出士兵來解救。」她不服輸地昂起下巴。「而領軍的會是我的丈夫。」

阿斯塔利露出溫暖的微笑。「這句話，」她說，「我*真的*相信。」



菲林沒有在塔瓦所集結的德魯伊當中。

恐懼像一隻冰冷的手攬住德拉茵的心，但是她逼自己掙脫。如果他活了下來，那麼他會在其他地點為同胞而戰。如果他已經被殺死，那麼她也對此無能為力。好多人死了。很快地還會有更多人加入他們的行列，或許這也包括德拉茵。她早在成為哨兵的那一刻就已經接受這種可能性。她畢生的任務就是保護卡多雷，現在她也正極力運用她所有的力量為同胞爭取時間。

而死去的同胞……只能期盼伊露恩對他們仁慈。他們的身體會回到大地。他們會以另一種形態存在下去。

當她在說明這個計策的時候，大夥都嚇壞了，這跟她所想的一樣。

「他們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家人！」阿斯特蘭納的其中一名女獵手瑪芮拉，怒不可遏地發言。「他們已經付出一切了！」

「他們的靈魂已經離開了。」德拉茵回答。「而且沒錯，他們的身體的確應該要倍受崇敬地被送返大地。但如果我們打算拯救正在絕望地試圖要撤離的數千民眾，我們就沒有時間這樣做。死去的同胞已經*不在*了，瑪芮拉。他們是為了拯救無辜的人民而付出生命。而他們……還能再最後一次這樣做。」

德拉茵並不想下達明確的命令。她的內心和大家一樣深深地為這個計策所折磨。如果躺在地上的是科爾德瑞莎，她還下得了手嗎？

如果是菲林呢？

她的心中出現答案，明確得像是他們的屍體就躺在她的面前等她：她可以。她下得了手……因為每一個夜精靈都渴望盡一切所能來阻止部落褻瀆他們那光輝的城市。

「我們會記得他們。」德拉茵对大家說，儘管表情痛苦，大夥還是沉默地離開去執行任務。

德拉茵這黑暗的靈感是來自多年前部落佔領銀風避難所時流傳的故事。當初部落追殺逃走的人，並且任屍體隨地腐爛以示警告。

夜精靈仔細挑選屍體，集中搜索在阿斯特蘭納附近在戰鬥中陣亡的同伴。他們檢視這些多半是自己朋友的屍體，查看傷口是否能夠透過劍、斗篷或是其他衣物遮住。

德拉茵下令森林深處也要搜索，希望找到遭盜賊從暗影中突襲而亡的屍體……已經過了幾天了？德拉茵失去了時間感。太多天了，他們不斷戰鬥，只要一有空檔就爭取時間睡覺、囫圇吞下一些食物，努力趕在部落最厲害的那兩名人物一、兩步之前，試圖拖慢這支以八比一的數量優勢壓境的大軍。現在這個比例大概更懸殊了。

她回到眼前這個讓她心碎的任務。不知道為什麼，她還留著殺死安娜芮絲的那把被遺忘者的匕首。她把它從腰帶間抽出來仔細檢視，確認刀刃上還留有劇毒。毒還在，只是上面蓋了前柊谷指揮官乾掉的血漬。德拉茵走到一名被遊俠箭矢殺死的哨兵身旁，跪在這名殉職的夜精靈屍體前，把匕首抽出劍鞘……然後把毒刃埋進屍體身上的傷口。

她身後的幾名哨兵輕聲驚呼，而她自己則心痛不已。*原諒我。我祈禱這能讓你今天拯救更多的性命。*

她拔出毒刃的時候稍微偏了個角度，好在傷口邊緣留下瀝青似的黑色劇毒。然後她前往下一具屍體。最後，其他的哨兵也和她一樣這麼做。在這一刻，她對大家的愛好猛烈，因為她知道這對他們來說是多沉重的代價……他們願意這麼做，也表示他們對她的領導是傾全心地在信賴。

塔瓦自願為這項沉痛的任務提供幾瓶毒藥。德拉茵很感謝這名年輕的盜賊，恨自己必須對他開口做出要求。

「你很厲害，而且很有天賦。」她說。

他的臉微微一紅，然後彎腰行禮。「我很榮幸能讓你這麼認為。」

「不要覺得榮幸，你應該要訣得擔心。」德拉茵回答。「我要你做一件很可能會害你喪命的任務。」

他的神情嚴肅起來，指著周圍的屍體。「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我就會加入他們，並且

為此感到驕傲。」

他的勇氣讓她想流下眼淚。但是她不能這樣做。伊露恩知道之後有的是時間流淚或是為紀念死者而吟唱輓歌，要是在這之後真的還有人能活下來歌唱或是哭泣。

「你很善於運用暗影。但殺人你在行嗎？」

他露出一抹近乎殘酷的微笑，在那個片刻，他看起來並不年輕。「很在行。」

「偽裝呢？」

「厲害到不行。」

她差點要笑出來。「你似乎無所不能呢，塔瓦。」然後，她改用更嚴肅的口吻說：「不要為了討好我而回答。告訴我事實。我們不容許一絲失敗的風險。」

「我可以殺人，也曾經這麼做。」他用同樣的嚴肅口吻回答。「而且我的偽裝的確很高明。」

「讓我看。」

塔瓦猶豫。「現在？」

「晚點我們會有時間為你準備適當的服裝。現在，讓我看你在什麼道具都沒有的情況下能做到什麼程度。」

他再一次猶豫。她煩躁地轉身離開，然後一隻手伸過來抓住她的手臂。這隻手臂跟夜精靈比起來較為粗短：手指更短、手掌更寬。德拉茵轉身，低頭看到一張俊秀的男性人類臉孔。

「我現在能做到的程度最多只能這樣。」他用一口濃重道地的暴風城口音說。然後德拉茵突然震驚地發現，她是到現在才注意到他那對長長的卡多雷耳朵。她不敢相信她竟然沒有第一眼就注意到這個破綻。她搖搖頭，然後說：「變回來吧。」

他挺直背脊，那道他用來包覆自己的欺瞞暗影消失了。

她思考了一下。「你偽裝成被遺忘者能有多像？」

塔瓦露出微笑。



這一切都得看欺詐能不能成功，而騙人並不是德拉茵的強項。但現在除了奮勇戰死、

讓部落架著攻城機具輾過自己的屍體抵達泰達希爾外，只剩下這唯一的辦法了。

德拉茵的斥候回報，部落斥候就在幾小時路程之外，他們一起沒入阿斯特蘭納周邊森林中的暗影。德拉茵伏在一棵樹上，心裡想著如果是菲林，一定兩三下就攀了上來。她彷彿可以看見他站在樹頂的枝頭，尾巴淘氣地扭動，等著她趕上來。

她應該要接受他已經死了的事實。但如果她接受了，她就會為他感到悲傷，而她不辦不到。暫時還辦不到。所以她告訴自己他是在其他地方作戰；伊露恩在上，這裡到處都有殺部落的機會。他之前是那麼熱愛戰鬥。

現在還是的……

部落的斥候是第一道關卡。他們會不會察覺到異狀？他們看起來很累，德拉茵心想。就如料想中的一樣，他們將阿斯特蘭納湖泊的周邊區域迅速地巡視一番，完全沒有發覺僅僅隱藏在數百碼之外的夜精靈。他們當中的一名血精靈把靴子尖端塞到一具屍體身下，讚賞地將它翻起。

「盜賊的刀刃。」他說。

「這個也是。」一名食人妖回道。他嗅著第二個屍體。「血腥味很濃。」

德拉茵緊繃起來。食人妖會再進一步調查嗎？他會不會掀起斗篷然後發現底下那個被蓋住的巨大劍傷？如果這樣，他們就別無選擇，只能殺了斥候然後棄守這個區域。

「但我聞到毒藥的臭味。」食人妖接著說。

「我想沒死的都逃跑了。」血精靈說。「一群懦夫。」

「我們當中有很多人被這些『懦夫』給殺了。」食人妖答道。

另一個斥候聳聳肩。

德拉茵雖然疲憊至極，但還是想開心地大叫。

幾個小時過去了。部落步兵抵達這裡並在容易防守的高島地勢上建立了基地——正跟德拉茵所希望的一樣。

推車和車隊隆隆地抵達。德拉茵身上的肌肉因為保持不動而酸痛，然後在薩魯法爾霸王走下車的時候緊繃起來。他比這支軍隊裡他所見過的大多數人更為精明也更為小心。他會不會注意到其他人沒注意到的異狀呢？

他沒有。他只單純地問了問這裡這場從未發生過的戰鬥的狀況，然後在一名女性獸人推測夜精靈應該都已經被他們的盜賊殺死後同意地哼了一聲。

薩魯法爾進入了德拉茵箭矢的射程，但是她沒有動作，其他人也沒有。她暗中感謝伊露恩，他們——還有她自己——都沒有輕舉妄動。一小時之後，可恨的攻城機具輾輾地抵達了，停在通往阿斯特蘭納的主要幹道上。

德拉茵稍微往樹下溜，繼續在較低的枝幹上監視著。這條枝幹往外延伸的距離夠長，讓她能夠清楚看到旅店裡面以及其中的一個出入口。她和另一棵樹上的塔瓦眼神交流，然後點頭。

他也點頭回應……然後消失了。半小時後，一名身材高挑的被遺忘者靠近旅店，身上戴著希瓦娜斯專屬護衛的印記和護甲。德拉茵在過了三次心跳的時間才認出那就是年輕的塔瓦。*伊露恩賜你這般天賦，儘管是見不得光的才華，她心想。願她的祝福跟隨你。*

塔瓦自信地大步走向旅店。這是最終的測試，整個計策是否生效都要看這一刻了。如果塔瓦成功的話……

他停在入口前面。她往前傾，努力想聽到對話內容，而且對被遺忘者說話時那死氣沉沉的音色感到讚嘆。他的確好厲害。

「薩魯法爾霸王？出來。」

不過薩魯法爾霸王並沒有要理會他的意思。他瞪了塔瓦一眼，然後再把注意力轉回地圖上。他說了些德拉茵聽不到的話。她努力地想聽清楚。

塔瓦再試一次。「大酋長正在等你。你敢不聽從她的命令嗎，霸王？」

德拉茵皺眉。*當心啊，塔瓦。*

幸好薩魯法爾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這場表演有些過頭，因為他開始往門口走。然後，他站住。

*難道他……*

並沒有。薩魯法爾把他的斧頭放在桌上，他只是要伸手去拿而已。

但是另一名獸人注意到了她的指揮官沒有注意到的異狀。德拉茵的心臟在那個獸人站到薩魯法爾和塔瓦之間時狂跳。那個獸人說了些德拉茵聽不到的話。

「我是女王的密使，」塔瓦說。「對你們這種人來說，這個理由就夠了。」德拉茵聽出一絲恐慌，她為此向伊露恩祈禱希望敵人並沒有注意到。

薩魯法爾拿起他的斧頭，然後又說了些德拉茵聽不到的話。

「你聽到命令了。出來，霸王。你要違抗你的大酋長嗎？」塔瓦已經恢復了鎮定；他

的聲音聽起來像是覺得無趣。

但是太遲了。德拉茵突然領悟到這一點，而且令她大感心痛的是，她懷疑塔瓦也領悟到了。

薩魯法爾踏步向前，現在德拉茵能夠清楚聽到他在說什麼。「我不相信你對大酋長有絲毫敬意。告訴我，夜精靈，瑪法里恩是怎麼叫你的？」

*伊露恩……不，拜託……*

「拔劍吧，刺客，不然就背對著我送死！」

德拉茵無能為力，只能無助、悲傷、憤怒地看著薩魯法爾衝向前——看著年輕、有天賦、前途無量的塔瓦抽出匕首對部落的霸王揮出攻擊。攻擊落空了。

但薩魯法爾的攻擊沒有落空，殘忍地砍上年輕夜精靈的脖子。

塔瓦倒在地板上的同時，偽裝也消失了，德拉茵噙著無助的淚水對他的真實樣貌看了最後一眼。獸人也看到了，他那飽經風霜的綠色臉龐因為發現對手竟然這麼年輕而浮現訝異的神色。

薩魯法爾說了些什麼。他的聲音可以算得上慈祥。塔瓦對霸王的靴子啐了一口，然後死去。

現在，塔瓦已經死了，薩魯法爾大步踏出旅店。德拉茵以為她的心再也不會有感覺了，但她錯了。她攀住樹枝的手抓得更緊。*你成功了，塔瓦。安息吧。*

「給我聽好！需要有人來提醒，*部落仍在打仗嗎？*」薩魯法爾怒吼，渾身散發怒氣。「需要有人來——」

他停頓。

*不*，德拉茵無聲地吶喊。

因為作戰而缺乏睡眠的老獸人幾乎——幾乎——就要忘記防備，而讓他們的伏擊有機會成功。

*機會還在*，她告訴自己。

部落的霸王回頭奔向他認為安全的阿斯特蘭納旅店，但他腳下的地面開始震動，像一頭正準備發動攻擊的猛獸。空氣瀰漫著沉重，德拉茵寒毛直豎，卻不自禁地露出凶狠、算得上是殘酷的微笑。她蓋住自己的耳朵。這股震耳欲聾的巨響聽起來像是有塊大石從高崖直墜而下、撞擊地面並撼動著大地。

瑪法里恩·怒風帶著純粹的憤怒、恩澤與力量，出現在薩魯法爾上一秒所站的地方。

「*Lok-Narash!*」薩魯法爾大喊。

對，「備好武器」，德拉茵心想。

上吧現在。為了塔瓦、為了維娜拉、為了瑪魯德，甚至為了安娜芮絲。為了菲林。為了死去的同伴。德拉茵不相信復仇。但是她相信正義。而這——這就是正義。

夜精靈戰隊發出戰吼，從樹上的藏身處一躍而下，加入他們摯愛的尊師一同作戰。

瑪法里恩現在不再是那個溫和、保護、話聲輕柔、那個當他用獵豹般的肉掌踏在草地上輕盈移動時連一根嫩草也不會受到傷害的瑪法里恩。他現在是自然之怒的化身。他的體型是不是變得更巨大了？他似乎籠罩在四處奔逃的部落之上，對比之下，就連牛頭人看起來都渺小又脆弱。狂喜和對勝利的期望……以及對薩魯法爾之死的期待讓德拉茵顫抖不已。

這場伏擊幾乎殺得所有部落措手不及，讓他們在意外之下成為被輕鬆擊殺的目標。卡多雷的數量雖然和部落相差懸殊，但充滿戰意的他們得以暫時縮短這個差距。

德拉茵搭弓、射箭，然後再不斷地搭弓射箭。立刻有七名部落在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之前就被射穿眼睛或喉嚨而死在箭矢之下。德魯伊就像是尋找獵物的獵捕者穿梭在他們之間，而戰士們的武器則劈開敵人、削去他們的腦袋、穿透他們的護甲。部落有如蒼蠅般一個個倒下。

瑪法里恩追著薩魯法爾進入旅店。旅店裡傳來痛苦的嘶吼，還有薩魯法爾不屈的怒吼。德拉茵無法專心注意裡面的狀況，但是她在一陣交戰聲中聽到了一句話：

「*Mak'gora*」。老獸人向瑪法里恩·怒風發出榮譽決鬥的要求。

這幾乎——幾乎——算得上是幽默了。晚點，她會和菲林在他們成功拯救的達納蘇斯城內一面喝酒一面笑著說這件事。

現在，她繼續屠殺。

她沒有聽見瑪法里恩的回應。但是她聽到樹木的呻吟和擠壓，看到根鬚從土壤中爆出，然後迅速爬滿旅店的牆，抓住沉重的石頭將牆壁扯開。這個聲音巨大無比，就連勇猛的部落戰士都被嚇得遲疑片刻。

而這讓他們付出慘重的代價。倒在卡多雷手下的越來越多。

然後屋頂坍塌，薩魯法爾還在裡面。

讚美伊露恩。

但就在這個時候……德拉茵開始劇烈打顫。遠古的直覺讓她畏縮。她手臂上的寒毛再度豎起，不是因為瑪法里恩那能夠駕馭大自然的神力，而是因為另一種力量，另一種扭曲、錯誤的反自然力量。

旋繞著扭曲、蛇般鬼魅的深紫色煙霧的箭矢並不是射向她，但是劃過她臉頰時離不到一吋。幾碼距離之外的瑪法里恩將手臂交叉在臉前，手臂上的羽毛在這個動作之下不斷顫動。箭矢在他面前爆炸，他全身包覆著一道代表著大自然、代表著卡多雷不屈意志的碧綠色的光芒，然後他消失了。

「不！」德拉茵發出痛苦、抗議的憤怒嘶吼。*我們已經達到他們的！原本可以在這裡結束的！*

她的聲音吸引了女妖之王的注意。她早已搭弓射出第二支箭，但現在她停止動作並轉過身來。大地在那個瞬間又傳來震盪，旅店整個地倒塌了。

那對發著紅光的眼睛和德拉茵交會，黑藍色的嘴唇浮現一抹嗜虐的微笑。光是那個眼神就足以讓德拉茵覺得自己被利箭穿心。然後希瓦娜斯·風行者把注意力轉向更值得的對手。

德拉茵應該要感到幸運。很少人能對上那道視線還能活下來的。但是她能感受到的一一在瑪法里恩發出怒吼，那道綠色的生命能量和希瓦娜斯的死亡瘴氣交擊時一一只有憤恨。憤恨和冰冷。

部落爆出一陣歡呼。瑪法里恩的消失嚇到了他們，旅店在他們的霸王還在裡面時倒塌也讓他們感到驚恐。但是大酋長的出現讓他們重新燃起怒氣，取代了原本所感到的不安。

瑪法里恩早已料到希瓦娜斯·風行者一定會出現，但他早已對德拉茵留下指示，萬一真的發生了這件事該怎麼做。*伊露恩保佑，希望在她到來之前薩魯法爾已死、他剩餘的部隊已失去鬥志。就算事情沒有按預期進行，你們也務必往北撤退，他在信裡這樣寫著。如果我活下來，我會在梣谷和黑海岸之間的海岸與你們會合。*

往北撤退，看命運是否向我們微笑，讓航向菲拉斯的艦隊收到瑪法里恩的消息並及時返航。

*我們就只差那麼一點。*

德拉茵把號角舉到唇邊，吹響撤退的旋律。

阿斯特蘭納是進行這場危險賭注的絕佳地點，他們的行動的確也相當成功。但更往北

深入栲谷的地區對夜精靈來說更是有利。那裡一邊面海，另一邊則是險峻的山嶺。如果部落想要繼續前進，就不得不走一條非常狹窄的路徑穿越森林。

而森林裡有某種對夜精靈有利的存在——很可能將會讓敵人完全意想不到。



現在已經沒有卡多雷在阻擾部落，他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順利通過栲谷的西北地區。他們初嘗勝利的滋味，這讓他們加快了前進的速度。

*別這麼快就自以為勝利了，德拉茵想著。只要我們還有一個人活著，就會抵抗到最後，就連死了也不會放過你們。*

瑪法里恩如同他所承諾過的來到了岸邊和德拉茵的戰隊會合，身邊跟著一位指揮官擔心再也見不到的人——埃莉亞娜。兩人緊緊擁抱。德拉茵感謝伊露恩埃莉亞娜還活著。埃莉亞娜、大德魯伊、德拉茵和剩餘的戰隊成員在此等候。自從菲林殺了樹上那名失敗的刺客到現在為止，他們已經失去了好多人。夜精靈用活了漫長生命的耐心，平衡著他們內心的仇恨以及對行動的渴望。

德拉茵奉命往南去監視並跟蹤敵人。部落在佐拉姆加前哨站廢墟附近的沿岸設置了基本營地。他們完全不加以掩護，因為很清楚夜精靈不會冒這個險。大酋長也在。一個身型輕盈、修長的人影走在體型更為厚實的食人妖、牛頭人和獸人當中，而且德拉茵還失望地看見薩魯法爾從和瑪法里恩的那場戰鬥中活了下來。

獸人距離她太遠，她聽不出來他在說什麼。他正在大聲喊話，然後有數名士兵在一片歡呼中向前站了出來。他在徵求志願者。一百多名戴著武器和護具的部落士兵從岸邊出發，進入森林的暗影。

*繼續前進吧，薩魯法爾。我們已做好迎接你的準備。我們所有人都已做好迎接你的準備。*

德拉茵受過的訓練使她不會輕易低估對手。但儘管如此，在她暗中跟蹤他們數小時、看著部落一步步越來越深入、卻因為還沒有遭到任何攻擊而越來越不安時，她忍不住湧上一陣狂喜。有時候，耐心等候的滋味是很甜美的。

*幻術*，瑪法里恩在信裡這樣指點著。德拉茵當時不懂那是什麼意思。但她現在懂了。他們即將執行一場由幻象、真實和神秘現象所交織而成的致命表演。

所以她繼續等。森林裡出現了光亮：發著光芒的虛幻球體在林間四處飛舞著。不知道

這些是什麼的，可能只會覺得它們很美麗，甚至很有趣。知道這些是什麼的，絕對不敢有一絲大意，會對它們抱持著崇敬、謝意……甚至是恐懼。它們是幽光，是卡多雷同胞死後的魂魄。德拉茵突然想到，不知到今天陣亡的那些同胞是不是也在這當中——是不是菲林也在——但很快地拋開這個念頭。現在是關鍵時刻，不容她分心。

一名食人妖厭煩地揮舞著只有三指的粗厚手掌，想驅趕在他身旁繞來繞去的幾道幽光。一名牛頭人掃著尾巴，抽動著她的耳朵，好似這些與卡多雷頭顱一般大小的幽光只不過是嗡嗡的煩人蟲子。

太愚蠢了，德拉茵心想。繼續前進吧……

薩魯法爾在過了幾分鐘之後才覺悟到危險。他用那刺耳、充滿喉音的獸人語言叫喊著要大家撤退。他的聲音充滿了恐懼。

他也確實應該恐懼。這些亡者的魂魄如果只是一小群，那的確無害。但是當數量龐大時，它們甚至連惡魔領主都能毀滅——而且也曾經這麼做過。

而現在……瑪法里恩·怒風要呼喚這場好戲的演員上場。他的聲音如雷鳴般響亮。

「*Asb karath*，」他大喊。動手吧！

他的話是在對這些魂魄下令，也是對部落所發出的挑戰。後者以最快的速度撤退——至少那些知道該聽從薩魯法爾的聰明人正在試圖這樣做。

服從尊師命令的幽光照亮了森林暗處。太遲了，所有冒險踏進林木陰影的部落成員都明白了這一點。幽光像一道厚實的光毯落在搞不清楚狀況、或是蠢到沒有和他們的指揮官一起逃走的部落士兵身上，讓他們什麼也看不清楚——但卻沒有使他們沉默；整座森林迴盪著痛苦的嘶吼。而德拉茵滿意地聽著這個旋律。

剩餘的部落士兵瘋狂逃竄，但是沒有用。一名體型巨大、渾身武器的獸人被數十條正在蔓生的根鬚之一給絆倒，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團嗡嗡著的白色雲霧落到他身上。片刻之後，雲霧升起，繼續飛往下一個幽光之怒的受害者，地上只留下了焦黑的骸骨，有時則只剩下一堆骨灰。

「跟我來！」尊師大喊。

現在，夜精靈在這場生與死的盛宴中自由發揮。他們從灌木裡閃出或是從藏身的枝頭躍下，加入他們的尊師向前奔馳，追擊敵人。幽光發出憤怒的嗡嗡，一路攻擊往回逃走的部落。

德拉茵推測隨霸王而來的士兵大約有一百多名。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大概不出十

個——成功逃回佐拉姆加前哨站附近的海岸。其他的已盡數被幽光消滅。

瑪法里恩在他的戰隊抵達森林邊緣時高聲下令要大家停住。他舉起滿是肌肉的手臂，所有幽光開始像一道光流湧向他，形成一道牆，蓋住他這些還活著的戰士。

過了一陣子，他再度發出無聲的命令，幽光之牆有如帷幕般地朝兩旁分開，露出站在一小塊高地上的瑪法里恩·怒風，身前站著他所有的士兵，看起來數量龐大、氣勢驚人。而樹枝在他們的周圍不斷游移，抓攬著空氣……暫時如此。

「到此為止。」瑪法里恩的聲音低沉渾厚，穿過靜止的空氣傳遞到部落集合的海岸。「部落不准再繼續前進，否則將以生命做為代價。我對此發誓。」

活生生的光幕再度闖起。

幻術。

接下來就看部落會如何行動了。

德拉茵稍微感到喪氣，但她正在微笑。「尊師，」她說，「您怎麼知道這會成功？」

瑪法里恩露出微笑。這個通常會讓他的臉顯得溫和的表情，現在卻讓他看起來更加威武。他深深地對幽光彎腰行禮，感謝它們回應他的呼喚。「只要運用得當，恐懼是效果很好的工具。」他說，低沉的聲音聽得出某種決心。「部落很強大，而且他們的成員很聰明。但是他們大多非常迷信。我猜想這些保護我們的魂魄不只會消滅他們所攻擊的敵人，也嚇倒了成功逃走的那些。這份恐懼會在部落的整支軍隊中擴散。他們不面對這些幽光、我們的箭矢和森林的怒氣，就無法前進。」

他掃視仰望著他的臉龐。「這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家園。他們不會得逞的。如果有必要，我們會戰到最後一口氣。我們要在這裡抵抗到——」

大德魯伊突然住口，他發現了什麼動靜。他抬頭看向天空。德拉茵也抬頭，一開始什麼都沒看到，然後她看到一隻風暴烏鴉。牠振翅飛向尊師，改變形態恢復成年輕的卡多雷女性。她到他的跟前跪下，顯然因緊張而不敢與他對視。「偉大的尊師，」女孩開口，「我剛從珊蒂斯·羽月將軍那裡回來。艦隊已經返航！」

「伊露恩聽到我們的祈禱了！」瑪法里恩高興地說，大家發出一陣歡呼。砲火聲印證了女孩所說的話。德拉茵看不清楚這道幽光屏障之外的景象，但是她的心雀躍著。

在卡多雷船艦武器的轟炸聲之間，德拉茵和其他人依稀聽到薩魯法爾正在吼著要大家撤退。他們現在絕對無法將攻城機具帶上這片海岸。因為只要一這樣做，這些大型武器就會立刻被轟成灰燼。

現在部落的軍隊被困住了——困在憤怒無比精靈魂魄和火力強大的精靈船艦之間。他們還是有可能勝利。他們擁有數量上的優勢。但是他們會需要一步步地擊退幽光，而且幽光不會讓他們毫髮無傷地通過。這個過程將會很漫長，而且他們還需要在這麼做的同時承受從天而降的猛烈砲火。他們會耗上好幾個星期——而且聯盟的援軍已經在好幾天前就已啟程。

我們會贏，德拉茵心想，這份領悟所產生的力道幾乎要讓她站不穩。



泰莎洛笑開了嘴帶著好消息回到珊蒂斯的船上，雖然艦隊上的人早已看到讓他們振奮的閃亮幽光。他們已經把部落從舒適的海岸上逼退到森林的邊緣，瑪法里恩·怒風正在那裡等著他們。

「尊師召喚了幽光來保護我們的家園。」她說。「我們少了很多人，但是在戰鬥中活下來的都會擋在部落和泰達希爾之間的路上。敵人已經逃不了了。」

雖然只有經歷尚淺的年輕人才會說得這麼肯定，但是科爾德瑞莎知道她說的完全沒錯。有了這份重新燃起的希望，她忍不住想和這年輕的精靈說笑。「喔，他們當然逃得了。」她說。「他們會把尾巴夾在兩腿之間逃回家。」

部落面對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威脅，只剩下撤退一途。艦隊從西邊向他們不斷轟炸。瑪法里恩和卡多雷士兵，不管是活著的還是亡靈，在北邊阻止他們繼續北進。而在他們的東邊有著費伍德森林和無法穿越的山嶺。

「不要慶祝得太早。」珊蒂斯放下望遠鏡，告誡大家。「他們已經離開岸邊，要是我們提高射程，會有傷到幽光的風險。」

泰莎洛失去了先前的神采，但科爾德瑞莎整個人興高采烈。「但我們還是困住他們了，除非他們撤退。」

「沒錯。而且我們可以把他們困在這裡直到暴風城的船艦抵達。」

「不能現在就攻擊嗎？」泰莎洛問。「到海灘上去？」

「年輕人，我們的船艦並沒有到齊，而且我們的數量無法在徒手戰鬥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不。時間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目前擁有優勢。要是他們試著轟炸我們，我們還有機會摧毀他們的攻城武器。我們要等待。」

她露出微笑。「而且我們要不定時地發射砲火，提醒他們我們還在這裡。」



漫長的幾個小時過去，艦隊陸續地抵達。有些人上船去睡覺。其他人則在玩遊戲消磨時間。天空佈滿暮色，然後垂下了夜幕。泰莎洛去飛了一趟偵查情況，並報告說部落派出一支龐大的隊伍——數百名部落士兵——進入費伍德森林的山間去搜尋通往黑海岸的道路。這個發現讓珊蒂斯笑了起來。

「他們一定也知道這只是在做絕望的掙扎。」她說。

科爾德瑞莎同意。「這下又會少幾個要擔心的部落。」

過了一會兒，年輕的德魯伊抱怨這實在太無聊，科爾德瑞莎大笑，揉了揉她綠色的短髮，對她說她應該要覺得感激才對。

不過他們全都做好隨時行動的準備。費了這麼大功夫來到這裡卻不能戰鬥的確讓人感到懊惱。

很快地，他們的願望成真了。

部落推出了他們的攻城機具。船員立刻採取行動，對那些巨大的武器展開轟擊。幾座攻城機具在第一輪轟炸當中被擊毀，但是其他那些——

它們朝船艦發射的並不是石塊。它們發射的是火焰：經過秘法強化的易爆火焰彈，幾乎瞬間就讓目標整個燒起來。最靠近岸邊的幾艘船率先遭殃，科爾德瑞莎無助而恐懼地眼睜睜看著其中一艘船在烈焰中焚毀。

「繼續瞄準攻城機具！」珊蒂斯下令，她臉上的神色因痛苦和憤怒而嚴峻無比。卡多雷船艦不斷發射火炮和旋刃，試圖摧毀這些投射著非自然砲彈的致命武器。

一池池出現在水面上的火焰又蔓延到下一個目標。已經有三艘——不，現在是四艘船艦——毫無希望地被火勢吞沒。船上的夜精靈躍入水中，狂亂地泅水游向剩餘的船艦。

科爾德瑞莎突然注意到了某個東西。水底下有動靜，但卻不是熟悉的夜精靈身影。一名獸人。怎麼會有這種怪事……

然後她明白了。「他們打算上船！」她大喊。

「繼續轟炸！」珊蒂斯叫著。她們兩人開始搭弓朝冒出水面的部落人頭射擊。

不消幾分鐘時間，艦隊就從無所事事演變成一團混亂——從安全地帶臨向毀滅邊緣。

又有一艘船艦化成了一團火焰。科爾德瑞莎不斷地射擊。

現在她也只能這麼做。



不論部落祈禱的對象是羅亞還是先祖，他們的願望都得到了回應。

瑪法里恩的計策應該是要成功的。但是若幽光無法緊密地凝聚成一團，攻擊力就和雨水差不了多少。山嶺理應是無法翻越的——但確實被翻越了。部落到底是怎麼發現長久以來都被住在此地的夜精靈給忽略的秘密通道的？

現在，戰線化成了兩條，分別在他們的前方以及後方。幽光被分散……然後被消滅。

他感覺得到她。現在，她就在附近；他引導她一路追過來，但面對她的時候到了。

這就是最後的結局——不是暴風城艦隊及時趕到也不是幽光消滅了敵人，而是在混亂當中讓陷阱——這個依據所有常理、邏輯都應該要成功的陷阱——對他們反撲回來。

*現在換我的同胞被困住了，瑪法里恩心想。我救不了他們。我只能減輕這場災難。*

在這生死交關的時刻，他寫下不得已的一封信。年輕的德魯伊泰莎洛用顫抖的手接過摺好的信函。她的大眼睛噙滿淚水。「到達納蘇斯去。」他對她說。「請他們讓你進入傳送門去暴風城。把這個交給我的妻子。」

「我想要作戰！我聽到戰鬥的聲音！」

「服從我的命令，你將為我和你的同胞做出更大的貢獻。」這個孩子以後多的是時候作戰。這場奪回世界之樹的戰鬥將會非常慘烈，她可能會後悔這麼說。

泰莎洛艱難地吞嚥，然後單膝跪下。「我很榮幸能追隨您。」她啞著聲音說。然後她搖晃地起身、向上一躍，變形成風暴烏鴉。

德拉茵向他跑來，微微喘氣。她的護甲濺滿了鮮血，似乎都不是她的血。「我們快要擋不住了。」她說。

大德魯伊朝天空抬起頭，看著風暴烏鴉逐漸遠去。

「希瓦娜斯還在找我。」他平靜地對她說。「這一次，我要去找她，希望伊露恩保佑我能盡量拖住她。」

德拉茵向來充滿勇氣、堅定可靠，在服從命令的同時也能視情況自行思考。她一直很堅強，也一直保持著信念。她和她所指揮的這群夜精靈這麼拼命作戰，也做了這麼多的犧牲。但這支部落軍隊實在過於龐大。他們單憑數字上的優勢就能壓倒卡多雷對他們所用上

的一切抵抗。

數字，這就是薩魯法爾的戰術……再加上黑暗女王的邪惡意志。

熱淚滾落德拉茵的臉頰。瑪法里恩輕輕地為她抹去。好一會兒，她把臉頰靠在他的大手裡尋求慰藉；然後她深吸一口氣。她知道。部落會拿下達納蘇斯。現在需要努力的是盡量拯救生命。

「您要命我做什麼，尊師？」她輕聲問道。

*好勇敢。他們全都好勇敢，瑪法里恩心想。他們不該遭受這樣的命運。真希望我能讓他們活下來。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獻出我的生命。*

「帶你的部隊往北去薄霧海。」他回答。「到了之後……就盡力而為吧。」瑪法里恩停頓一下。「夏月指揮官……你表現得很好。願伊露恩與你同在。」

她挺直身體，俐落地行禮，然後飛奔而去。

瑪法里恩·怒風變換形態，甩動著他那有著巨大鹿角的頭，邁開足蹄在石頭和草地上奔馳。他沿著懸浮在空氣中那股令人不舒服的黑暗能量。要是他殺了她，達納蘇斯還是會淪陷，但是若能讓部落陷入混亂，奪回城市會比較容易。

而且，一部分的他想讓她為她的行為付出代價。

他從雄鹿形態變回夜精靈，對岩石、樹根、土壤和樹葉發出命令，然後等待。她現身的時候，他知道她感覺到了他的存在，就如同他也感覺到她的存在——儘管不死，但卻依然美麗的怪物。他發現他與萬物和諧的程度深到帶走了他的憤怒，僅留下悲傷——為他的同胞、為他的摯愛，甚至是為希瓦娜斯·風行者而悲傷。

「你的所作所為不可原諒，希瓦娜斯。」

「我知道。」



安杜因以為自己早已為此做好準備。但是隨著一天天過去，每一天都聽到更多的壞消息，他開始明白根本不可能為這種悲慘的狀況做好準備。

難民一直不斷地湧入。雖然安杜因下令要讓暴風城內的傳送門保持開啟，但是法師需要睡眠和進食——堅忍刻苦、因情緒緊繃而疲憊的難民也同樣需要睡眠和進食。大教堂早就擁擠不堪，牧師開始在暴風城內到處遊走，為飢餓、疲憊、恐懼的難民盡可能地提供照

料。安杜因打開皇家寶庫來支付毛毯、睡墊、食物和旅店的費用，甚至還付費給慷慨收容難民的平民。

年輕的國王知道最糟的狀況還沒有發生。萬一有必要，費倫馬上就會返回藍謎島，不過部落目前為止似乎還只是專心一意朝達納蘇斯進軍，德萊尼暫時還不會受到威脅。

一名年輕單薄、有著一頭綠色短髮的卡多雷德魯伊踏出傳送門，手裡抓著兩封信函，堅持要立刻親自交給吉恩和泰蘭姐，她馬上就由護衛帶到高階女祭司的面前。泰蘭姐正在和安杜因、吉恩和費倫一同照顧傷者。這名信使把一封信函塞給吉恩，吉恩掃了她的表情一眼就立刻開始讀信。然後他發出鬆了一口氣的嘆息。

泰蘭姐站起身回過頭來的時候，德魯伊突然痛哭出聲。她把信交給她的女士，然後抽噎著用達納蘇斯語向她報告。高階女祭司讀著信的臉變得慘白。

不，安杜因心想。聖光，求求你……

泰蘭姐把這名嚇壞的女孩擁入懷裡安慰她，雖然很明顯地她自己也正受到沉重的打擊。

「泰蘭姐女士，」安杜因說，「發生了什麼事？」

高階女祭司慢慢地抬起頭。「瑪法里恩·怒風要和我們訣別。」

聽到她這句話的難民全倒抽一口氣。有的人開始哭泣。費倫和吉恩一臉震驚，安杜因則無法呼吸。

泰蘭姐異常地沉著冷靜，女孩還靠在她懷中，她繼續說下去。「部落從後方對他和他的士兵展開攻擊，幽光分散了。現在，我的摯愛要親自對抗希瓦娜斯·風行者為卡多雷守住陣線，好讓更多人逃離即將成為監牢的達納蘇斯。」她僵硬地挺起身體。「我要去和他一起作戰。」

「不行，泰蘭姐。」安杜因說。

泰蘭姐似乎突然恢復了生氣，扭頭瞪視著安杜因。女孩受到驚嚇，她退後，站到一旁。

「你確定要對我說出這種話？」泰蘭姐問道，她的聲音在顫抖。

他平靜地回答，「如果你這麼做，你就會棄你的人民於不顧，現在是他們最需要你的時刻。」他指著數百名擠在大教堂裡的夜精靈。「吉恩、費倫和我都承諾會協助卡多雷奪回世界之樹。你現在死去，可以為他們爭取到幾個小時。但活著，你能幫他們爭取到未來。」

泰蘭姐只是挺直地站著一言不發。

「你還是要去。」說話的是吉恩。泰蘭姐點頭。吉恩也點點頭。「幫我傳話給米雅，

叫她馬上給我回來。」

泰蘭達的嘴角因為吉恩的直接而微微揚起，儘管這抹笑容稍縱即逝。

安杜因接受了他無法說服她不要去的事實，但或許他還有其他方式可以幫助她。「在我小的時候，」他說，「我和父親常常意見不合。珍娜給了我這個——它讓我能偶爾溜出暴風城。」

他把手伸進衣服，拿出一小顆石頭。這是顆灰色扁平的石頭，正中央有一道發出藍光的螺旋印記。「這是爐石。」他說。「我曾經用它傳送到塞拉摩去見她。」他露出悲傷的微笑。過去的那些記憶苦澀而又甜蜜。「在那之後，我就把它調整成和暴風城同調。」

他伸出手把它遞給泰蘭姐。「拿去吧。不要死。找到瑪法里恩，然後帶他回來。然後你們兩個就可以一起領導你們的同胞奪回世界之樹。暴風城也會與你們一同作戰。」

她盯著爐石看了一會兒，然後慢慢地伸出手接過。然後泰蘭姐·語風對他露出溫柔、燦爛的一笑。「我會這麼做的，安杜因·烏瑞恩國王。從這一刻開始，這場戰爭就已經開始了。」

她俯身在他臉上輕輕一吻，然後踏進了通往達納蘇斯的傳送門。



泰蘭姐身處在一片混亂當中。

夜精靈排成一條緊密的隊伍，等著要進入傳送門逃離這個城市，這是唯一能離開這裡的方式。維持著傳送門運作的法師看起來疲憊不堪，他們那雙為開啟傳送門而舉起的手臂顫抖不已。女祭司也同樣地疲憊，她們努力在這疏散不了的人群當中維持秩序。許多卡多雷包圍在月井四周，向伊露恩祈求獲得平安。能敏銳察覺大人情緒的孩童正在驚惶地哭泣，由他們的父母緊緊地抱在懷裡。

大家認出高階女祭司，響起了一陣歡呼。

「泰蘭姐女士！」一名夜精靈女性大喊，試著要擠到她身旁。

「高階女祭司！」又有一人喊著。

「發生了什麼事？」

那是人類的聲音，說話的人掙脫人群來到她的身邊。泰蘭姐向下看著米雅·葛雷邁恩。皇后表情堅毅，但是她的雙眼睜得大大的，身體也在微微顫抖。高階女祭司彎下腰來

聽她要說什麼。「我們聽說部落消滅了幽光、所有的哨兵都死了，還有部落打算用秘法火焰燒了世界之樹。」

「這全都不是真的。」泰蘭姐說。「可是……部落要來了！」她停頓一下，希望她不需要說出這可怕的消息。「而且他們會佔領達納蘇斯。」

米雅倒抽一口氣，然後挺起肩膀，點點頭。「你是來協助我們撤離的嗎？」

「我不能留下。」她環視周圍，聲音哽咽。「瑪法里恩去對付希瓦娜斯。我必須去幫他。如果他打贏了，就能大挫部落的士氣。甚至還能讓他們暫時陷入混亂，這樣就有讓更多市民逃走的机会。」她停頓一下。「米雅皇后，你應該回到你丈夫的身邊。他非常擔心你。」

米雅搖頭。「還不行。我只要走幾步路就能進入傳送門了。」她說。「再讓吉恩等等，讓他學點耐心也不錯。去吧。我會繼續協助這裡的祭司進行撤離工作，並幫助大家保持冷靜。」

然後米雅皇后跳上月井的邊牆。「各位達納蘇斯的市民！向你們的高階女祭司致敬吧！她將加入瑪法里恩·怒風一同作戰！」

嘈雜聲消失，大家讓出了一條路。

泰蘭姐深受感動，她舉起雙臂祈求伊露恩保佑這些人。她的同胞需要希望、勇氣和力量才能面對即將降臨在他們身上的苦難。「我的同胞啊……我們並不是孤軍奮戰。」她高喊。「我和瑪法里恩會盡力讓最多人有機會抵達安全地點。而不得不留下的人，不要害怕！如果部落真的摧毀泰達希爾，聯盟一定會嚴厲反擊。我們擁有盟友。我們也擁有堅強的意志。我們是卡多雷！」

他們在她經過時對她發出歡呼。她知道光憑幾句話根本不夠。但是她現在所能做的就只有這麼多。



現在是夜晚。她騎著角鷹獸飛在上空，看著數百名夜精靈正在從世界之樹的其他部分逃往達納蘇斯的悽慘景象；他們湧進城裡，白石道路和綠色草地的每一吋都擠滿了人。隨著這頭壯觀生物的翅膀持續穩定拍動，泰蘭姐的心越來越沉痛。

在她下方，好多艘船艦燃著耀眼的火光，那些都是原先為保衛無辜而朝不存在的希利蘇斯戰線前進的戰艦。剩下的卡多雷船艦全身而退，但只是暫時。他們在薄霧海上開

戰。平時那美麗、溫和的月光無情地照向正在進行的戰鬥，照亮了對準世界之樹的無數個攻城武器。

而出現在岸上的精靈身形一動也不動。

在半下心跳的那瞬間，她只想乘著角鷹獸朝下俯衝，要和這些明白他們最多只能拉敵人一起同歸於盡的英勇卡多雷一起奮戰至死。但是安杜因說得對，她不能讓她的人民失去領袖。她和瑪法里恩是人民現在最需要的。

「原諒我。」她喃喃對這些卡多雷士兵發出低語，在夜晚的寒風中因心痛而顫抖著。「請知道你們不會被忘記的。」

她把視線拉回內陸，猜想著瑪法里恩會在這裡和可恨的黑暗女王一決死戰。她得快點找到他。可是他究竟在哪裡？她累積了數千年的智慧，也在耐心上訓練有素，但是卻無法讓她在下方那片廣闊的林地中找出一個人的位置。她會讓所有人失望嗎？

眼淚模糊了她的視線。她抬起臉龐迎向月光。*伊露恩女神*，她祈禱著，內心激動不已，*請照亮我的道路*。

「願伊露恩照亮你的道路」是夜精靈常用的祝福語，通常用在道別，或是用來祝朋友或陌生人安好。但現在泰蘭姐急切地祈求她能獲得這份祝福。她需要一個奇蹟，好讓她的夜精靈同胞在流離失所、失意沮喪、只能靠盟友的善意活下來的時候擁有希望。

泰蘭姐倒抽一口氣。

月之女神聽到她的願望了。

一道月光從上而下劃過夜空進入叢林，然後轉瞬即逝。

那裡。她的摯愛在那裡。夜精靈最後的希望就在那裡。

伊露恩為她指引了明路。

「謝謝你。」她哭著發出低語，然後騎乘角鷹獸向下俯衝，祈禱她還來得及。

躺在她面前的林地上，正在流失生命的，是她的摯愛。他的血在月光下發出黑色的光芒。而站在他身邊高舉著斧頭的，是瓦洛克·薩魯法爾霸王。

泰蘭姐大喊出聲，從角鷹獸上跳下。伊露恩的月光輝煌、耀眼、潔白，照亮了這個區域。薩魯法爾背對著她，僵在原地，有如被變成石塊般地受制於她的法術。泰蘭姐的雙腳一下到地面，就舉起一隻手用力往前推。獸人騰空飛起被甩到了一旁。他重重地撞上地面，但是還活著。

泰蘭姐來到她的摯愛身旁，薩魯法爾抬起頭看她。她所召喚的光化為耀眼的致命匕首，懸在獸人的白色頭顱上方。強光刺得他眯起雙眼，他喘著氣，但是沒有出手攻擊。

*我只要一個念頭就能殺死他。但是他直視我的雙眼，也沒有求我饒命。獸人早在她抵達之前就應該用斧頭殺死瑪法里恩了。但是他沒有。為什麼？*

她把一隻手放在瑪法里恩還在呼吸的形體上，一邊繼續和薩魯法爾對視著。希瓦娜斯的黑暗能量在大德魯伊的身上留下了醜陋的傷痕，泰蘭姐的手指摸到了他背上那道可怕的傷口，不斷淌出的血液讓她的心不由得一涼。

*伊露恩，請讓我治療他。讓我帶走他，並賜我們力量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月之女神的光芒再一次回應了她的呼喚。原先的光柱現在聚集到瑪法里恩的四周，將他包在耀眼的光芒裡，直到這股治療能量獲得吸收。在她染滿鮮血的手底下，她感覺到骨頭獲得修補、傷口癒合，而且心臟開始強力而規律地跳動。

泰蘭姐忍不住因放心而呼出一口氣，然後她站起來面對差一點殺死她丈夫的獸人。薩魯法爾很明智地動也不動，月光利刃還懸在他的頭頂上方，等著她一聲令下。

「你沒有殺死他。」她開口。「為什麼？」

他棕色的眼睛盯著她看了一陣子，然後似乎下了某種決心。「我這一擊背離了榮譽。」他輕聲回答。承認這件事似乎讓他很難受，幾乎讓他受傷。「我沒資格結束他的生命。」

憤怒湧上她的心頭，她的聲音像石頭般強硬，也如劍刃般銳利。「這整場戰爭根本毫無榮譽可言。」她想到因害怕而發抖的難民、躺在海岸上的屍體、對準她的城市的攻城機具。「你們到底在想什麼？你們怎麼膽敢濺下這麼多無謂的鮮血！」

「我們敢，因為我們沒有退路，」薩魯法爾說。他還是沒有動，也沒有移開視線。「而我們一定要成功。」

伊露恩之光的致命匕首回應著她的怒氣，突然有如死亡般地靜止不動。尖端直指他的喉嚨。她渴望釋放它們。

但是她沒有。泰蘭姐看夠了部落這些毫無榮耀的行為，她相信薩魯法爾正為此而感到羞愧。他在那裡站了多久，一直無法揮下那致命的一擊？這個在戰鬥中流過無數次鮮血的霸王戰將會有如此的掙扎？

部落會佔領達納蘇斯。在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或許一個心懷榮耀、自己也曾蒙受仁慈的將軍，會對卡多雷囚犯網開一面。

而且已經太多死亡了。她的心為此感到反胃，她並不想為了個人的復仇再奪走一

條性命。

「部落或許會贏得這場戰鬥，薩魯法爾，但是我們會奪回我們的家園。」

「或許吧。」

他是不是想激得她勃然大怒？她不打算讓他稱心如意。

「你放過了瑪法里恩，所以我會給你一個選擇，你可以冒著死亡的危險，試著阻止我把他帶走；要不然你就別動，躺在泥土中留一口氣。」

但是獸人還沒有退讓。他回答：「你也有一樣的選擇。你可以帶他回到達納蘇斯，最後你們兩個都會在我們征服世界之樹後倒下；或是你也可以帶著他離開，你們兩個都可以活下來。」

到此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

她在瑪法里恩身旁跪下，一隻手放在他的身上。他的呼吸平靜而有規律。她把他救回來了。

但是他們的家園失守了。泰蘭妲知道，她這輩子都會一直猜想，如果她能和她的摯愛並肩對抗希瓦娜斯·風行者和薩魯法爾霸王，是不是能做出任何改變。他們會不會勝利呢？還是他們會一起灑下濕潤大地的鮮血共赴黃泉呢？

在她對月神殿裡的那些人說了那番勇敢的話語之後，他們將會淪為囚犯。獸人和食人妖、被遺忘者和牛頭人、哥布林和血精靈，世界之樹會被這些人佔據。

淚水湧上她的雙眼，但是她不願讓獸人看見。她允許自己再看一眼籠罩在梛谷上一棵棵的參天巨木，再看一眼她的家園。

*原諒我，我的卡多雷。但是我們會回來的。我對此發誓。*

她用另一隻手探進腰間的囊袋，在掌心握住一顆小小的爐石：這個禮物來自一個善良、忠實的年輕靈魂，他正逐漸成長為堅實的聖光盟友。她取出爐石，看了它一眼，然後念頭一動，她就和她的摯愛回到了暴風城。



德拉茵的喉嚨和眼睛因濃煙而刺痛。從世界之樹逃出來的夜精靈全都擠在黑海岸上，他們那份堅毅的意志已經瓦解，正在發出恐懼的哭喊，無望地叫喚還沒沉沒的船艦回來讓他們上船。

德拉茵能理解為什麼船艦要開走，而且她祈禱科爾德瑞莎還安全地待在其中一艘船艦上。部落軍隊正用他們致命的攻城器具朝海岸拋射火焰。任何想讓驚惶的卡多雷上船而靠回岸邊的船艦，都會化為一團火球，這樣根本救不到任何人。珊蒂斯·羽月很明智地揚帆出海。先留住性命，等之後聯盟援軍抵達了再從那些可恨的侵佔者手中奪回世界之樹。但是這個念頭對即將成為囚犯的那些人來說毫無安慰作用。

德拉茵·夏月絕不會是其中一個囚犯。她的任務是戰鬥，並且不停地戰鬥，直到她再也無法戰鬥為止。

腎上腺素和決心讓她無視頭幾支射中她的利箭。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箭矢刺穿她的護甲和肉體，她的身體漸漸地不聽使喚。當最後一支箭射中她時，她搖晃了一下，雙膝變軟，然後倒在地上。

她再也抵擋不住這必然的命運了。

她覺得好冷，但是很奇怪的，痛楚減輕了。「傷口很快就不痛了。」一個溫暖、熟悉的聲音對她說。一個她深愛的聲音。

菲林用他最喜歡的夜刃豹形態出現在她身邊。在那片刻當中，德拉茵好開心。然後她突然領悟到他竟然會說話。他不應該能夠說話才對。豹的口鼻是無法發出這些音節的。

「你……你不是真的。」她喃喃地說，感到失望。

「你希望我是真的，我就是真的。」

她快死了，所以她的腦袋會浮現讓她安心的影像。這個念頭很奇怪地讓她感到平靜。她明白一件事，雖然她也不知道自己她為什麼會明白：菲林已經死了。她也對這個念頭感到平靜，因為她很快就會加入他。

「休息吧。」他說。

她很想。但是有股力量阻止她陷入那最終的沉睡。她掙扎著睜開雙眼。張大著眼睛看著部落逼進。

「……我不行。」她說，聽到自己大聲說出這句話。那是一聲激昂的輕聲啜泣。

「已經沒有你能做的了。」菲林輕聲說，態度溫和。

他的這個鬼魂，亦或者是她想像出來的這個幻覺所說的話，是不是對的呢？

好多人影在接近。她聽到她同胞所發出的驚嚇哭喊、船艦正在燃燒的劈啪聲，還有沉重的工程機具所發出的軋吱聲。在這一片嘈雜當中，有個異常清晰、異常靠近的冷酷嗓音

正在下達命令：「掃蕩海岸，準備攻擊世界樹。」

*希瓦娜斯。*

瑪法里恩失敗了。

我失敗了，德拉茵想著，絕望地顫抖著。這個前高等精靈遊俠即將對這裡釋放部落最糟糕的一面——掠奪和尋仇——到了這個地步，遭殃的全都會是平民。「希瓦娜斯」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鍾愛森林、大自然和聲靈。這個正朝著她的方向走來的怪物體內，是否還留存著一絲當初的那個精靈呢？

德拉茵還不想死。暫時還不想。她得留著最後一口氣，試著靠近這個外表和她非常相似、但卻又非常不同的女人。

在她死前，她一定要弄明白。

*伊露恩，請指引我。幫助我找到字眼，讓她願意聽我說。*

希瓦娜斯沒有注意到她。她直接從這名正在死去的哨兵身邊經過。

德拉茵深吸一口氣，然後開口。「為什麼？」

大酋長停下了腳步。

第五部：

焚焰

樹以火焰為葉

以枯骨為枝，

樹根的養分

取自亡者的灰燼。

吹拂的風聲化為將死之人的哭喊

而這首歌，

泣訴著

難以言喻的恐怖，

無法想像的殘酷，

那曾經的生命、美妙及仁慈

將永不復返。

---

暴風城到了夜晚依然醒著，而且充斥著一種在控制之下的混亂。縱使處在疏散行動當中因為驚嚇而失控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夜精靈在哭喊，沒有暴力行為，沒有因爭先恐後地搶著抵達安全地點而發生的碰撞推擠。

大教堂再也容不下更多的難民，就連在寬廣的墓穴中那最陰暗的角落也沒有空間。所有旅店的每間房間都擠了十到十五人。就連暴風要塞的某些角落也擠滿了沉默、堅忍的卡多雷。這波難民地浪潮似乎席捲了整座城市的地表，往下進入榮譽谷，甚至有些已經來到了閃金鎮。

瑪法里恩正在舒適地休息。泰蘭姐不喜歡離開他的身旁，但是當他進入深沉、真正可以獲得休息的沉睡時，她會起身去陪伴安杜因，和他一起守著法師塔的傳送門。

法師為了讓傳送門保持開啟已經好幾天沒睡了。他們僅靠著咒術變出來的食物和飲料果腹，以及牧師不斷施展的祝福來提振精神。

吉恩也一直沒睡。

安杜因一直在觀察他，感到擔心，吉恩原本就暴躁的情緒因為擔心而變本加厲。米雅很明顯地已經料到會這樣，所以常常請樂意的難民在通過傳送門後幫忙帶信過來給他。卡多雷很尊敬吉恩，而且更是敬愛米雅。但是隨著湧入的難民越來越多，信件也越來越少。

而且當泰蘭姐帶回重傷的瑪法里恩並且向安杜因簡述狀況後，吉恩又變得更狂暴易怒，漸漸失去控制，開始要變形成狼人形態。然後再明顯地靠意志力阻止自己變形。

「她就在傳送門旁邊，」泰蘭姐曾說。「等她準備好，就會回來的。」她友善地將一隻手搭在吉恩的手臂上。「她幫了很大的忙。」

「她在這裡一樣能幫忙。」吉恩很不高興。「我應該親自去把她帶回來。」但是他沒有這麼做。暫時還不用。但是如果米雅再不趕快出現，吉恩絕對會說到做到。安杜因不怪他。

費倫帶吉恩離開巫師聖所，對他說法師們需要更多空間給難民。吉恩和費倫現在在法師塔下方的出入口，為人數越來越多且驚慌失措的夜精靈指引方向。安杜因答應過吉恩，只要米雅一出現，就會派她去找正在焦急等待她的丈夫。

他希望那一刻很快就會到來。



攻城機具的第一輪轟炸造成了慘重的傷亡。

魯瑟蘭村，這裡的港口擠滿了夜精靈，是第一批被火焰給吞噬的。沒有被立刻殺死的夜精靈落到海裡，痛苦地哭喊，冰冷的鹽水並沒有帶來撫慰，而是更多的痛楚……然後是死亡。

灌注了秘法的砲彈擊中泰達希爾那有著普通樹幹一般的大小的樹枝。大火迅速延燒。薩滿在黑海岸上召喚風來助長火焰。火花有如邪惡的小鬼，從一個枝幹跳到另一個枝幹，一路留下赤紅和鮮橘的烈焰。

這場煉獄向上疾速攀升，烈焰四處蔓延。奧拉密斯湖的水面映照出天邊那漆黑與血紅所交織出來的顏色。焚焰向北蔓延至多蘭納爾，向東伸往星風村並且向西延燒到脊骨堡。

最後燒進了達納蘇斯。

木造的貿易區很快開始燃燒，不過無情的火焰在抵達這座偉大城市中心的月神殿時稍微被擋下，縱使神殿內的石頭和泉水只短暫地抵擋了片刻。

然後烈焰點燃了神殿花園以及垂懸在神殿上方的枝椏。



木頭與血肉燃燒的可怕氣味好像擁有實體般地向米雅襲來。她彎下腰，咳嗽，雙眼泛淚，耳朵裡迴盪著來自神殿內外的哭喊。在這片恐怖的嘈雜中傳來了一道模糊的爆炸聲。

在她身邊的阿斯塔利、拉瑞亞和其他女祭司全都一臉驚恐地僵在原地。她們的感知能力遠超過米雅。她的心彷彿被冰冷的手指緊緊掐住。她不想知道她們認知到了什麼。

但是她那片刻的無知立刻被打破。神殿入口有人大叫，「我們遭到攻擊！世界之樹著火了！」



*我做了什麼？*

泰達希爾。

大地的皇冠。

散發著光芒的雄偉枝桠是夜精靈的庇護所，揮灑著橘色光輝，在流水和大地上投射出彎詭的奇麗陰影。

*現在，你能體會了。*女妖之王在犯下這起滔天惡行之前曾在德拉茵的耳邊說出這句話。她還……

但是黑暗女王錯了。*我一點也不明白。*德拉茵的哀痛和罪惡感和大火一樣猛烈。出於難以理解的惡意和動機，希瓦娜斯·風行者故意將德拉茵的臉轉向大火，讓生命即將消逝的卡多雷好好看著這場焚焰吞噬她所摯愛的一切——那層是她戰鬥與流血的意義、她生存的意義……也即將是她死亡的意義。

生命之樹成為了死亡陷阱，很快就會成為全艾澤拉斯最大的集體火葬場。

「閉上眼睛。」菲林說。他在她面前張開臂膀，試著為她擋住折磨著她的強烈火光。但是他的鬼魂形體是透明的。只能稍微加以模糊，卻遮不住這副景象。

*我不能閉上眼睛。*但是她說不出來。她早已無法說話。她只剩下最後幾口氣。*我必須看著這一幕。*

如果這世上仍有些許仁慈，這幅慘忍的畫面就該灼瞎她的雙眼。但殘酷的是，她連這點安慰都無法得到。她的感官處在顛峰狀態，一齊尖聲吶喊。照理說她應該聽不到世界之樹的枝桠在燃燒時所發出的聲響，但是她聽到了，還攙雜了仍留在黑海岸上那群人的尖聲哭喊。

很詭異地，德拉茵在炙熱的高溫中只感受到雙頰的冰冷。

死亡是冰冷的，她心想。就算是被燒死也一樣。

我讓那些人失望了。

「放下你的仇恨和恐懼吧。」菲林好輕、好溫柔地說著。「你已經超越這一切了。跟我來吧。」

你不是真的，德拉茵氣憤且痛苦地想著。你只是我渴望見到的幻影，好讓我安息。

但是我不會安息的。永遠不會。

夜精靈德魯伊的幽魂消失了——雖然他從來也沒有真的在那裡過。

兩輪明月懸掛在森林上方、那棵正在燃燒的樹之上，正在俯視這世上一切苦難：白侍女和藍幼童。母親與嬰孩、伊露恩與她的子民。這片夜空曾經是同胞的慰藉。但現在冷冰冰的，就連星星也如用來形容它們的鑽石那般冷硬。

您在哪裡，伊露恩？您怎能任由您的子民被大火吞噬？我們付出了一切。為的是什麼？

她是幸運的。箭矢會奪走她的生命。但那些仰賴世界之樹慈愛的枝椏而生的子民將死得極其痛苦，或是更糟，他們會死得極其無辜。

對艾澤拉斯恥辱地別過您的臉吧，伊露恩。她的念頭充滿恨意。您你拋棄了我們。我們是如此拼命……我們信任您對我們的愛、對我們的守護……

她的嘴唇太乾、身體太虛弱，甚至連吐口水以表輕蔑也辦不到。

雖然她感覺到自己的心臟逐漸變冷，但是她的疼痛卻越來越劇烈。

傷口很快就不會痛了，她摯愛的人的鬼魂曾這麼安慰她。

等她進入死後的世界，還會不會覺得痛？

菲林不見蹤影，沒有人回答她的問題。



濃煙從傳送門中冒出，泰蘭妲·語風感到絕望。

至少平靜的表象已經打破。夜精靈的臉上出現了驚惶，大舉奔向傳送門的他們湧進了巫師聖所，瘋狂地想要逃離這場莫名出現在達納蘇斯的大火——

「清空這個區域！我們需要空間！快！」安杜因大喊。

暴風城守衛迅速地服從命令，他們抱起夜精靈孩童連同他們的父母一起跑下坡道前

往空地。

但是就算騰出空間也無法改變什麼。火勢太旺、蔓延得太快，更何況這根本不是尋常的火焰。這種魔法火焰非常殘酷，絲毫不帶一絲憐憫，泰蘭姐難以理解為什麼要做到這種程度。*我的傲慢是不是讓厄運有機可趁了呢，伊露恩？難道希瓦娜斯·風行者連你也不放在眼裡，打算燒了達納蘇斯？*

卡多雷絕望地推擠、撲向前想進入傳送門。泰蘭姐、安杜因、暴風城守衛和哨兵將咳嗽的難民拉往安全地區，把他們往坡道的方向推，然後再回到傳送門協助其他難民。煙越來越濃，黑色而且令人窒息，另一邊的景象變得越來越模糊。

熱氣不斷地撲向泰蘭姐的臉頰，蒸發了她在不覺中淌落的淚珠。她違背自己的本能，退到後面，讓其他人取代她的位置，然後逼自己冷靜下來。在這個分秒必爭的時刻，她有更好的方式能幫助大家。

*伊露恩……請讓我幫助他們……*

在她四周，人們的呼吸突然變得順暢，受傷的肺也獲得了治療。



熱淚滴下阿斯塔利的臉頰，是被煙燻的，也是因為心痛。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部落怎麼會深入到這裡，而且——伊露恩在上，*為什麼？為什麼部落要燒了世界之樹？這不是戰爭。這根本殘忍到極點。這極度的瘋狂、屠殺和憎恨讓阿斯塔利完全無法理解。*

震驚和恐懼使她變得麻木，但是她逼自己專注在當下。還有傳送門開著。只要她能讓大家聽從指令，就能救更多人。

「請保持冷靜！」阿斯塔利大喊。「不要擠在傳送門前面，這樣誰也過不去！」

有幾個人暫時停下他們求取安全的本能轉頭看她。但更多的只是繼續朝前推擠、完全不顧阿斯塔利的請求。一個個家庭哭喊著擠進神殿尋求幫助。有些人抬著他們被嚴重燒傷的摯愛，他們時時痛喊出聲，焦黑冒泡的皮膚不斷在脫落。更有其他人早已回天乏術，再也沒有女祭司能為他們做的地方。

恐懼的氣味伴隨著烈火和血肉燃燒的焦臭。有些人爭先恐後越過其他人，他們並不是要進入傳送門，而是跳進月井，一面用聖水朝身上潑灑，一面哭著對女神祈禱。

「聽你們女祭司的話！」正在大喊的是米雅，她還站在月井的邊牆上，雙手罩在嘴邊。

阿斯塔利的拉瑞亞眼神交流，然後指著神殿的入口。拉瑞亞立刻會意地點點頭。拉瑞亞沒入水池，躲開擠在池裡瘋狂祈求的人群，然後起身，溼答答地推開群眾消失在神殿之外。

過不久她回來了，臉上帶著大受打擊的表情。「一切都著火了。」她對阿斯塔利說。「所有的樹木和草地……」她咳起來。「火擋住了通往城市的道路。」

「米雅，」阿斯塔利大聲叫她，好讓她的聲音在一片驚聲尖叫的夜精靈當中傳達給她。「你該走了。」

人類女性咬緊下巴。「還不行。」

阿斯塔利吞了口口水。吉爾尼斯皇后有丈夫，還有一個女兒。而且他們不是卡多雷。女祭司絕不允許火焰奪走米雅。「再慢就來不及了。」她說。「和我們共赴黃泉一點用也沒有。活著才能幫助更多人！」

她開口想繼續說，但從頭頂上方傳來一陣可怕的聲響。這景象慢得足以讓所有看到並明白正在發生什麼，但是又快得讓他們無法脫逃。某著橘紅色的龐大物體正在疾速往神殿的玻璃天花板落下。那是一段巨大的樹枝，包覆在猛烈的火焰當中，直墜而下。

月井中的精靈尖叫。

有一陣子，海迪妮的永泉擋住了巨大枝幹，阿斯塔利的心雀躍起來。*伊露恩得救了——*石造的盆子迸裂，破成兩半。

聖水濺了出來。巨大的石盆滾落，海迪妮雕像雙臂齊斷。石盆的裂片削斷雕像的脖子，滾落的頭顱朝原先躲進池子而現在正在尖叫的夜精靈砸去。月井被壓垮了，裡面的聖水流入草叢，被無辜者的鮮血給染紅。

又是更多尖叫。那些宛如發狂野獸、擠開眾人搶先逃到神殿外的，發現外頭等待著的只有襲捲而來的烈焰。



存活下來的夜精靈群眾向洪水般地從傳送門當中湧出，他們全身環繞著黑煙，只差一點就要被烈焰吞噬。漸漸地，這道洪流縮減成涓流，然後……再也沒有動靜。

但安杜因和泰蘭姐依然守在巫師聖所。等待。祈禱。咳嗽。因高溫而眯起雙眼。

一道火舌飢饞地冒出其中一道傳送門，安杜因突然明白他必須做出他此生最艱難

的決定。

就算對面還有活下來的夜精靈，他們也會虛弱到無法靠近傳送門。甚至連哭喊聲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切被正被烈焰無情地吞噬的聲音。沒有家庭。沒有更多獲救的孩童。沒有女祭司。

沒有米雅·葛雷邁恩。

吉恩永遠不會原諒安杜因即將下達的命令。安杜因也永遠不會原諒自己。但要是他不擠出哽在他喉頭的這個命令，遠在達納蘇斯的烈焰就會將黑煙從世界的另一端送進暴風城。

在無比心痛之下，他用痛苦而沙啞的聲音開口，「關閉傳——」

一聲可怕的怒吼劃破了夜精靈驚恐的哭喊傳了過來。

「給我讓開！」

這個聲音渾厚、粗啞。完全化身為狼人的吉爾尼斯國王四腳著地狂奔，穿過巫師聖所中的人群。現在整個大廳都瀰漫著濃煙，但是吉恩·葛雷邁恩還是筆直地朝主要傳送門衝去。

安杜因想也沒想就撲過去。他撞上吉恩，將他撞倒在地。吉恩身子一轉，輕易地把安杜因按在地上並對著他咆哮，他舉起伸出白色利爪的前掌，幾乎要在這個野獸形態下失控。

「太危險了！」安杜因說，他咳嗽不止。

吉恩那張野獸的臉龐距離安杜因不超過兩吋，他捲起嘴角發出凶惡的低吼，露出了銳利的尖牙。

「吉恩，已經太遲了！」泰蘭姐大喊。

狼人跳向夜精靈。

「她奪走了我的王國！」吉恩朝泰蘭姐大吼。「她奪走了我的兒子！我絕不讓她奪走我的妻子！」

然後在安杜因開口之前，吉恩已經跳進冒出黑煙的傳送門。



戰爭、暴力和暴行對吉恩而言並不陌生，心痛也是。但傳送門另一端的慘況還是讓他

怵目驚心。

原本應該看到流瀉著治療之水的美麗雕像，現只剩下殘骸、碎裂的軀體、和了鮮血的泥巴和一根巨大的焦黑樹枝。這裡的空氣讓他無法呼吸。濃煙和死亡的氣味衝襲著他的狼人感官。

吉恩逼自己深吸一口氣然後大喊：「米雅！」

「吉恩！這裡！」

聲音沙啞，但是還辨認得出來。是阿斯塔利女祭司。她和一名法師正在努力把殘骸從一具動也不動的形體上搬開。

米雅……

吉恩衝上前，湧出一股前所未有、由恐懼和憤怒所交織而成的力量。他抬起巨大的石塊，彷彿那只不過是件傢俱，像是米雅熱愛的那種醜陋茶几，他們在逃離吉爾尼斯時不得不把那些茶几都留在那裡——

「米雅！」

她蜷縮著身體護著——

不。她並不是在保護自己。米雅的手臂奇蹟般地沒被壓斷，環抱著一個夜精靈小嬰孩。但狀況很不樂觀。他的妻子流了好多血，血腥味充滿了他的鼻腔。她的雙腿扭曲，彷彿是個被鬧脾氣的孩子發怒亂扯的娃娃。斷骨刺出皮膚，而且還有燒傷的痕跡——

他痛苦而無助地轉向阿斯塔利，但女祭司早已開始用她那被煙嗆傷的聲音喃喃念起禱詞。她的雙手突然有聖光圍繞。吉恩看著他親愛的米雅雙腿復原、斷骨接合、撕裂的皮膚——

她緩緩睜開眼睛，懷裡的嬰兒開始扭動。

淚水湧上吉恩的眼睛，而那並不是因為煙的緣故。

「伊露恩聽見我們了。」阿斯塔利說，縱使在一片悽慘當中，她的臉上還是浮現出喜悅和驚奇。

米雅對丈夫張開雙臂。「吉恩……樹——他們要燒了那棵樹……」她劇烈地咳嗽，過熱的空氣灼傷了她的肺。「這個孩子……帶她走。別管我。」

「門都沒有。」他咆哮著。他們曾一起度過可怕的苦難。曾並肩面對死亡。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就不許她有什麼萬一。「你們兩個我都會帶走！」

他還能再多做點什麼嗎？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而且他們即將以最可怕的方式死去。宏偉的世界之樹，這個千萬人民的家園，正冒著大火。已經無可挽救了，他們會被活活燒死。吉恩抱起米雅，但是他猶豫著。逃走的滋味向來讓他很不好受。

「我們不會離開這些人。」阿斯塔利指著其他的夜精靈這麼說。吉恩明白她理解他心底的掙扎。就像是沙漏中已經流光的沙，救援時機已經錯失了。她的意思是有人會留下來陪著他們面對最後一刻。

吉恩不知道還能再說些什麼，他沙啞地開口，「願伊露恩與你同在。」

吉恩·葛雷邁恩將他摯愛的妻子和這最後一名即將獲救的夜精靈嬰兒抱在懷中，然後踏進最後一道傳送門。



女祭司知道自己該做什麼。阿斯塔利對最後進入神殿的一名母親和她年幼的兒子伸出雙臂。「不要害怕，」她對沉默且顫抖不已的男孩說。「過來這裡。」阿斯塔利一手環繞那名母親，另一手環繞男孩，沉入濕潤的土裡。

泰達希爾最後三名伊露恩女祭司開始祈禱。她們不是祈禱獲得治療或是得救。

而是祈禱仁慈。

她們的女神聽到了她們的願望，阿斯塔利開始歌唱。

*於月華之下，仔細傾聽。*

*於流水之緣，仔細傾聽。*

*擁抱你愛之人，仔細傾聽*

*聽將死之人的呼喊，*

*聽輕拂無聲亡者的風聲……*

阿斯塔利覺得想睡，睡意像輕柔的羽毛、甜美的蜂蜜。痛苦消失了。她發出一聲嘆息。她聽見在她的周圍也響起了同樣的聲音。

大火無情地燒著。濃煙會使他們窒息，烈焰會吞噬他們的血肉甚至骨頭。只會留下灰燼。但是他們不會有感覺。

他們沐浴在伊露恩之光、女神的慈愛中，再不會有痛苦。母親和那個男孩都睡著了，

他們在濃煙裡輕輕呼吸。阿斯塔利忠實地完成了她的職責，她讓自己輕輕閉上雙眼。

總有一天，正義會降臨，但是將會由其他人的眼睛來見證。

終於，在烈焰燃燒的聲音裡，她陷入長眠。



「關上！」吉恩大喊。他的聲音因為濃煙、因為他所目睹的慘況而嗆得沙啞。

法師蒼白的臉上佈滿哀傷，他放下了雙手。

最後一道傳送門關閉了。

他辦到了。他不只帶回了米雅，還帶回一名夜精靈嬰孩。安杜因看不出來他們三人的身上有沒有傷，所以他還是召喚出聖光。他在這幾天當中召喚聖光的次數已不下一千次，但聖光還是一如往常地回應，傷口全都復原了。

不。並不是全部的傷口。吉恩坐倒在地，抱著精疲力盡的米雅。泰蘭姐把嬰孩接過來。吉恩深深吸氣，然後吐氣，變回了人類形態。他看向泰蘭姐，臉上的絕望無聲地傳達著他所見到的慘況。

「世界之樹在燃燒。」他說。他的語氣僵硬、攙雜著痛苦。

「你是說達納蘇斯？」泰蘭姐問，她的聲音突然哽在喉間。

「是*世界之樹*。」吉恩重複。「我很遺憾，高階女祭司。部落放火燒了世界之樹。」他眯起被煙熏得充血的雙眼。「他們會為此付出代價。我向你發誓——*他們絕對會為此付出代價！*」

安杜因大受震驚而發寒。世界之樹著火了。在泰達希爾上的村莊、角落、城鎮、山丘、谷地和生物，所有人、所有的一切都會被燒盡。

泰蘭姐閉上眼睛。「我說過世界之樹並不會……」她再也說不下去。她睜開雙眼看著手裡的嬰孩。她沾滿了黑灰，但是毫髮無傷。很健康。而且活著。淚水緩緩流下她的臉頰。「她叫什麼名字？」她輕輕問。

米雅虛弱地搖搖頭。「我不知道。」

「那麼，小傢伙，我將你命名為*芬奈爾*。意思是『最後之人』。因為你是最後一個活著逃出來的卡多雷。」

世界之樹不只是城市。它是千萬個無辜生靈的土地和家園。有多少夜精靈在艾澤拉斯

的其他地方生活？太少了。這群人現在是他們僅存的同胞。

希瓦娜斯·風行者犯下了種族屠殺的大罪。

安杜因早知道她自私——而且傲慢。狡詐。充滿野心。但是他完全沒想到她能做到這種地步。透過含淚的視線，他看到吉恩·葛雷邁恩抱著懷中妻子時臉上的表情，然後突然明白了就連痛恨希瓦娜斯的吉恩都不會相信的事實。沒有人料到她會把嗜虐放在智謀之前。摧毀世界之樹毫無策略價值，他想不出這麼做能有任何的好處。甚至根本相反，希瓦娜斯透過這個居心叵測的決定，反而讓聯盟變得前所未有地團結。

不過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他原本有機會能夠阻止她，在她發動攻擊之前先發制人。安杜因拒絕了那些機會。而現在，將有無數個聲音在夢境中糾纏著他，直到他完成一件事：阻止希瓦娜斯。永遠地解除這個禍患。

他的眼神和抱著嬰孩的泰蘭姐交會。芬乃爾發出嗚咽，泰蘭姐將她抱緊。然後高階女祭司用安杜因幾乎快聽不到的輕柔聲音開始唱：

*喔小小的最後之人，仔細傾聽*

*聽我破碎之心吟唱*

*是關於世界樹之歌*

*是關於其壯麗枝葉中*

*所有未了夢想死亡之歌。*

安杜因舉起一隻沾滿黑灰的袖子擦拭濕了的眼眶。他那顆飽受煎熬的心為他所必須要做的事而心碎。靜靜地，他使自己的心變得冷硬。在這之後，他不能容許自己有任何猶豫。

再也沒有其他選擇。

再也沒有懷疑。

再也沒有悔恨。

只有戰爭。

# 製作人員

小說製作團隊：

Alex Afrasiabi, Hector Bolanos, Caroline Wu Bonti,  
Michael Carrillo, Sean Copeland, Steve Danuser,  
Keith Ewing, Cate Gary, Christie Golden, Adam Heine,  
Erik Jensen, Julie Kimura, Christi Kugler,  
Brianna M Loftis, Allison Monahan, Ken Murayama,  
Justin Parker, Glenn Rane, Chris Robinson,  
Robert Simpson, Varnish Studio, Inc.

特別感謝：

World of Warcraft Team  
Story and Franchise Development  
Creative Services  
Localiza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暴雪中文化團隊